



静思亭集

七
坤

三十七

和16
1399
2止

早稻田大學附屬
圖書館
第一寄
漢詩文
第 425 號
第 2 卷
此書館外不許帶出



和16
1399
卷 2止



滄州先生靜思亭集正編卷之七

內藤藏書



播磨 赤松鴻國鸞八著
勲大業自輯
門人劉山世幹子禮開校
莫生
莫生足下。松栢之姿。經霜愈茂。令聞日新。幸甚幸甚。
遠惠德音。承問近狀。交誼之厚。情踰骨肉。僕雖僻惰。
能不感戴。昔人有言。天厭之人。事多中沮。信哉此言。

僕雖不敏。幼好讀書。經傳子史。粗能通涉。上探三代禮樂之緒。下喜漢唐諸儒之文。年已過志。學未嘗近聲色。性雖善病。頗有膽氣。視紈綺子弟。螻蟻之不若。以是稍有鄉曲之譽。比及弱冠。浩然有四方志。然老親舐犢之至情。不敢許遠出。遂命為醫。受祿弊藩。大負夙志。怏怏度日。雖應酬之際。勉作言笑。而間居無事。獨語長嘆。或中夜起。彷徨幾如發狂。然是自足下所及聞。不敢復具陳也。逮乎侍今矣。疾頗喜文學。幸蒙拔擢。改命侍讀。乃十餘年。抑鬱之志。殆乎有所信。

如腐草生光。如死灰復然。於是日夜克勤。欲答恩遇。蕞爾僻邑。不足有為。固矣。然欲試割一鷄。聊效文翁化蜀之跡。乃時時說寡君以治國之要。欲使以身率之。冀諸有司百吏有所矜式。而郡民蒙德澤。風俗為之一變。苟然亦足以少償夙志焉。已矣哉。時難得而事難成。寡君雖不必驚真龍。諸執事竟不悅。陽浮尊之。陰實沮之。一齊衆楚。其勢不敵。不可奈何而已矣。犬馬之齒幾四十矣。雖壯心未已。髮已種種。欲遂罷去。養志林下。而僻地乏讀書識字者。乃寡君及諸執

事猶鷄肋視僕。且諱為他邦用。未敢瑕殄。即強請恐禁錮終身。是以進固不能。退亦不可。如懸贅然。莫生足下智謀之士。請有良策。幸示及焉。

武聖謨

不佞鴻以時游平安。從宇先生歲餘。藩命有限。未盡請益而歸。無何先生逝矣。乃後數歲。以藩命之東。武道過平安。即訪林生。相與謁先生墓。感泣不能已也。林生乃謂不佞。子何不一見武兄而定交也。其人才學富贍。且奉宇先生教有年矣。鴻不佞。遂介林生見

足下焉。則不唯典刑之存。其言之似夫子。使人感喜交併矣。足下亦幸不見外。出其所撰著詩若干。見示焉。別後鴻不佞寄書及鄙律一篇於林生。以致意足下矣。爾後且十歲。僕固鞅掌仍舊。林生亦為飢所驅。不遑寧處。不復相問聞。則杳乎絕音耗於足下矣。客歲得數旬之暇。乃春夏之交。經浪華。過河內。出南都。遂遊平安。頗訪舊交。會有敝邑醫生谷子蕙者。久在平安。來訪逆旅。談話移時。僕因問子亦嘗識武兄不。而今何在。子蕙云。武兄才高學博。名聲籍甚。予安不

識而今僑居四條街。僕欲即走謁。日既夕矣。明日乃往物色。四條街而不得。悵然而還。此行也。留平安不足二旬。林生亦多事。牽僅一相携謁宇先生墓耳。不得盡一日之歡。而歸期甚迫。是以不能審問貴居而尋舊盟也。噫。此雖不獨以疎懶乎。十年之久。不奉隻字。咫尺之間。又闕走謁。安能免失敬之罪於長者哉。有宅生者。亦敝邑人。而宦平安數年。蓋嘗時時接芝眉云。今春適歸省。乃每來見僕。談及平安諸子。則未嘗不推足下博物君子。且數稱足下猶記賤名。而欲

使僕飾固陋。修舊盟。因以自托。陳執鞭之志焉。則又來語曰。僕今欲再遊平安。乃所景仰。唯武梅龍。請爲裁一書。以致懇懃。鴻不佞私竊謂。生也。雖後乎。其志甚篤。晚成可期。伏願足下幸無惜餘光。則不獨生也。不遑謝辱愛之深。鴻不佞亦與有榮施。謹裁數字。爲生懇求。併以自解。生之發期。以中元。僕適傷暑。遂瘖口授豚兒布艸。不盡依依。伏惟鑒在。七月十三日。

石田器之

甚矣不佞失敬乎長者也。客歲別後。當奉一書。以謝

寵遇者不佞分也。而至今猶未修隻字。然此不特以疎懶亦唯鞅掌之故哉。足下其有恕焉。石君足下幸無恙。仍舊門外設雀羅歟。春風忽至。景物漸佳。黃鶯在庭樹。鼓吹入詩腸歟。閒適之態。欣樂之趣。使人不勝遙想。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孰如足下。祿隱之高且安也。龍宗二子有來訪之約。請足下亦幸一臨。相携駕片舟。咲傲凌滄洲。不亦人間一樂乎。曩所借與小說二帙。謹此璧上。此便甚急。不盡願。若。

三好睿明

崎生信至。始接華牘。先施之雅。謙虛之深。不知不佞何以得之。足下乎。崎生頗逐臭嗜。或謾為曹丘。遂誤足下。使然邪。僕西土鄙人。薄劣之才。膚淺之學。即濫竽于小藩文史之末。徒折腰斗米。苟計生活耳。豈能執鞭弭屬橐鞬。逐鹿藝林。與通邑大都英雄豪傑馳驅周旋。以炫耀乎一世者之比哉。忽屬下文之誼。實無足以副至意焉。然受而不報。不恭是懼。乃奉來旨。聊陳鄙意。亦惟恐使足下悵然乎羊公鶴也。伏審來諭。於古。今文章中。高意之所刻。專在於左氏。可謂

立志卓然者矣。奉讀至此。自視缺然。鴻不佞自幼好讀書作文。犬馬之齒幾四十矣。猶未能有所主焉。足下則少不佞十年。而既能有所主焉。有智無智。相去實遠。然不佞不能有所主。亦將有說也。今且妄言之。足下其妄聽之可已。夫文章之道。多端體隨世變。法由人異。典午已上。姑置焉。六朝而唐宋。而元明代。不之其人。而韓柳之於唐。歐蘇之於宋。二李王汪之於明。最傑然者也。其他名於當時。而傳乎後世者。不可枚舉矣。要之。雖不及八子之盛者。豈遽出於吾邦操觚家之下哉。由此觀之。亡論秦漢已上。即六朝而下。及明季諸子。其文字存乎今日。而足以法則焉者。可勝言哉。何必舉一廢百。畫以畛域之為。吾邦近世專推尊王李。稱古文辭者。比屋可封。而風土之異。語言之殊。動輒失文法。誤字義。雖齒長學成。稱名家大手筆者。間或失點檢。為識者所譏彈。而况後生末學乎。平平達意。文猶然。况模擬王李。以作其所謂古文辭。則冠章甫而文身。東施而顰于里。或狗尾續貂。鳳翼傳鷲。殆乎使人發一笑者。往往有之。噫。不亦可羞且

爭思亭集 五編卷之七

惡之甚乎。是以鴻不佞竊謂吾邦人而作文。先能打破此一關。無毫髮憾。而後可以比肩華人。而列於述作林焉。地位至此。乃學秦漢已上。或學六朝俳偶。或學韓柳歐蘇。學二李王汪。亦唯已所欲。乃好尚之異。不必強之入也。苟不能然。而自言吾能作古文辭。吾能為左氏司馬。而唯王李是尺祝。動露醜跡。竟不能脫宛然邦人聲口者。則未足與言文章矣。故鴻不佞每披覽邦人所撰著。擿發其疵瑕。內以自省外。以戒子弟及二三從遊士云。不知高意以為奚若。遠惠德。

音。以締神交。不敢顧鄙陋。盡言乃爾。過此而往。時捐八行。以忝切磋。鴻也雖不敏乎。敢不唯命之聽。

若林子敬

締交合歡。莫善於文字。不佞與足下。未嘗一蓋之傾。而能相知於心。而其交際。無復世俗之態者。亦非斯物之為邪。鴻鄙人也。才疎識暗。然誦其書。知其人。曩會唐德。携佳稿來。將足下意。以致慇懃奉誦。一過乃知足。下天性溫厚。長者而篤志好學。大非當今輕俊子弟。僅誦明文三五冊。摸擬於彼。剽竊於此。以構成。

一篇詩若文。沾沾自喜。以夸人。銜世。或蔑視先輩。任口大言。或耽酒色。風流自命。或違父兄宗人。好行奇激。以取駭。俗觀者比焉。不佞於是乎。有前書之瀆。茲忝惠書。拆封讀之。其辭之恭。其意之懇。退讓君子風。渙然溢乎楮墨間。然至獎譽不佞之甚。亦蔽愛之過也。何敢當其萬一。深可悚愧。曩所領佳稿。謹茲檢閱。傍註朱字。聊陳鄙見。以致忠告之誼。既已定交。不敢辭命。無罪狂愚。幸甚。春初惠書。及仲夏奉之。時方有移舍之勞。拮据自苦。不能即報。稽滯至今。不特以

懶。明恕是祈。

不封宅敬甫

敬甫無恙。幸甚幸甚。僕春初從述職東。及季夏還。乃有惠書在案頭。欣然取之。披誦一過。茫乎不知所以答焉。何也。夫尊卑高下。貴賤大小。雖千殊萬異。亦各有比類。無古今一也。方今海內艾安。邦君列侯。生長乎富貴。不復知艱難。所好者聲色。所惡者禮義。奢侈無度。靡財無節。甚者政弊民窮。國用不足。仰給於富商大賈者。徃徃有之。封疆之大。人民之衆。方弗乎古。

昔晉楚君者。猶或然。况小邑弱國乎。苟社稷得存。爲
幸多矣。豈能有一若足下所稱言者。若吾赤城僻地
小邑。儉素自守。上無苛政。下無姦民。上下相安。號稱
治平。然而豈有能一若足下所稱言者哉。足下雖諱
國惡乎。何崇虛美之甚也。至若推獎不佞。比管范之
在齊越。亦何不類也。不特不佞才識庸劣。非管范之
倫也。地位之懸隔。時勢之不同。豈可同日而語哉。况
不佞雖在小藩。承乏文學。而才不足以得君。德不足
以化人。上之不能若孔伋孟軻。重於齊魯。下之楚朝

設醴之遇。梁園授簡之寵。猶且不能得焉。徒折腰斗
米。日與醫卜伍。豈可謂之得遭遇哉。且夫蕞爾藩中
稱儒臣。號學生者。獨僕而所受祿。僅足代耕。是自足
下之所聞見。而來諭云。列儒官。豐其祿。不識何之謂
也。以是觀乎。足下書。幾乎非戲則誣也。僕雖無似。而
自幼讀書志道。頗識進退去就之分。加以多病不堪
世紛。是以往年乞骸骨。而不聽。栖栖至今。近復具疏
陳乞。冀得放歸。而後江湖山林。隨意優游。即蒲柳之
資。朝不謀夕。今年四十有三。幸得中壽。知化糞壤之

猶未近。乃時時從足下輩。賦詩論文。以樂餘年。斯無
難矣。微志一定。不敢復變矣。嗚呼。僕雖不佞。非好違
俗。逃世。實不得已爾。苟得若來。諭所云。雖僻情乎。猶
將自修飾。以希古人之功業。何必同群鳥獸之為重。
惟人心固不同。老壯或異情。僕志雖如此。而不知足
下無有意乎投珠曳裾。若其曰。苟弛負擔。雖小藩可
也。則僕不佞。雖未即能為王林國。而為足下一先容。
亦無甚難矣。請幸及不佞。未去職而有教焉。

劉文翼

咄咄文翼。不知別來作何等狀。以消遣世慮。雖貞操
不變。羈束不及乎。安能使求麗者。求禪奇者。不顧而
行哉。乃少年問奇之會。公子虛左之遇。為煩為勞。頗
覺載來之酒薄。且酸。而五侯鯖之可厭。亦可知已。僕
歸來舊病復發。伏枕彌旬。及秋神氣初蘇。遂具疏陳
說。乞得骸骨。塵擾頓脫。二豎乃去體矣。於是乎口占
一絕云。一夢風塵二十春。覺來今日鬢毛新。好將更
逐餐霞侶。駕鶴驂鸞問碧津。閑居無事憶足下。殊甚
乃取佳篇誦之。至六絕。不覺涕淚交頤云。幸哉僕也。

生此世得善足下。又因足下交歡君脩子亮子亮温厚。君脩英發亦實不易得哉。別時所約大文希終惠次足下及諸子送別韻以和酬。請轉致以爲咲柄。

松崎君脩

鴻不佞景慕足下久矣。數年前從寡君在都卽一年所當時冀納交足下。謀之葉生者聞足下病不能接久而不果。無幾從寡君歸藩則千里遼絕曠若懷古人。客歲得文翼書云與足下歡者狀且寄示與足下書稿。而如恨僕未嘗得相見。則徒使僕增勞結耳。何

意今春又從寡君東留都僅百許日。忽接紫芝卽蒙垂青可謂厚幸矣。欣慰曷勝亦惟相見之晚而分手之速而繼見之艱是恨。乃睽違旣半載日以耿耿僕近脫羈絆杜門養病區區先旣面陳不敢復贅矣。蒙金諾高文請附便投下以慰渴望寒威漸至伏乞自玉。

三浦迂齋

日逆旅之次唐突高齋始接芝光乃蒙垂青傾蓋而故亦何足比。別後直到平安岳師遂趣湖中僕乃計

過三四日。探高野金峯那智歌浦之諸勝。小詩數章以記游覽。再還平安。俟翁之至。以爲下物。抵掌快談。且日相携登東山臨西澗。幾盡十日。歡豈意造物之妬。橫弄風雨。連日如晦。泥濘沒脛。平安中二三故舊。猶且不得數相見。况遠地遊覽乎。大都兀坐逆旅樓上。欠伸之外無復他。徒追念高齋雅興。獨語長嘆耳。既經十餘日。岳師還自湖中。乃促歸期。遂相携下浪華。師則借布。颿發。僕乃去。遊馬山浴溫泉。十餘日而歸家。此行也。大愆于素。不能淹留平安。俟翁之至。把

臂罄歡。至今恨焉。想翁三四月之交。乃至平安。與諸才子諸故人。醉東林花。坐南郊月。北山紫巖。羹西澗溪。鯁鱸。無行不佳境。種種欣樂之趣。亦何限。不知今日歸休否。所約石良雄屋尾。秋玉山詩草呈覽。不腆方鹽一筐。謹擬獻芹。此物雖微。潔白可愛。且屬敝邑貢物。非賈豎所藏。聊以表寸忱。筦留是祈。

三好睿明

秋末惠書。臘月得之。微祿薄官。每勞卒歲之計。多病不才。稍厭操觚之煩。寒威迫四壁。世紛侵五內。不覺

稽報至今。失敬之甚。其謂之何。雖君子多恕。得無罪
疎慢哉。捧讀來諭。意氣懃懇。言及日所報。且令與聞
餘論。不佞何以蒙不棄。一至乎此也。然至借獎之甚。
何敢當其萬一。鄙哉鴻也。雖在敝藩。承之文學。而才
疎學淺。上之不得比。楚朝設醴之遇。下之不能擬。梁
苑授簡之寵。日夜奔走。徒與暨卜為伍。每對高論。轉
增赧汗。睿明足下。塵外之趣。閑中之適。無俗吏之接
前。無簿書之勞形。優遊卒歲。歡樂迎春。健羨健羨。承
諭物茂。卿專推尊王李。而其徒或不全然。足下亦固

不能無間。然於王李矣。卓識明見。其勢宜然。鴻雖不
敏乎。亦甚惡近時雷同勦說。惟王李是稱者。乃竊謂
古人文章。汗牛充棟。可法則者可勝言哉。何必徒王
李之優孟。而可矣哉。是以曩所報。亦聊陳鄙見云爾。
伏惟足下才敏學篤。而生長大都會。乃其所朝夕。豪
俊英杰。直諒多聞。有益於交際者。何限。不佞僻在小
邑。井蛙不啻。而足下好學之深。不鄙下交。遠忝高誼。
芻蕘之及。僕雖不敏。亦當畢鄙誠。以報答盛意。則思
欲獻一得之愚。於左右。以效忠告之義焉。然恐交淺

言深類未信而諫者也。是以前書未盡區區。今乃再
忝垂問。則遂奮然謂開口見肝膽。斯謂丈夫交。交誼
一定。何顧諱之有。苟不然。貌從心非。故巧寒暄語。以
養高護短。即修書如織。竟無益于彼此。而大負君子
會輔之義。不如已也。况足下如璋之德。搗謙之誠。隱
然見文墨之間。乃知雖狂愚乎。不見遐弃。肆敢陳鄙
衷爾。夫吾邦人而作文。不為則已。苟有所撰著。則須
與華人一般矣。雖隻字片言。而不免顛倒錯置。侏離
鳩舌。則不亦可愧之甚乎。唯是邦土之殊。語言之異。

動有瑕類。雖先輩巨工。而間或然。况後生末學乎。足
下試取仁齋徂來東涯南郭春臺等所著述覽之。誤
句法失字義者。更僕何盡。此諸君子猶然。何况其他
乎。吾輩豈可不戒慎矣哉。雖足下所賜二書。猶覺有
一二疵病。亦為邦語所局。而自不知己。請三思焉。古
人有言。對局者迷。傍觀者悟。乃不佞書中。亦恐不免
焉。足下披覽有所悟。則幸勿吝教示。亦惟朋友切憇
之一端。不佞所深望於高明云。

八月初三書。賦併濟勝記三卷。筆語一冊。藤紙一百幅。至重陽前奉之。次又領六月二十三日所託書。賈菊氏國字牘一道。舟氏系譜一卷。蓋以書賈有事牽而愆于素。致先後失次云。伏惟動履亨嘉。欣慰曷勝。春時之遊。彼此失期。不交一臂。至今悵然。實如來論所諭坂城往返。何其壯且樂也。讀至與拈囊者相戲。語不覺噴飯滿案。而僕乃謂將不喪影者。未能忘懷。如僕稿木死灰。縱目送亦唯以目不以心送。不知翁敢許不。無言爾亦馬齒漸長。加之窮措大。未嘗染

指異味。自然習貫。要何足貴。然僕少時嘗有難波江上見一婦人。美而艷。口占一絕曰。忽有清香散。回看一樹花。既知能解語。結子在誰家。附以資談笑。所謂拈囊者何人也。翁之所善。知非庸人。請他日幸教焉。所惠筆語一冊。僕卒業而嘆曰。妙年奇才。後生可畏。豈不信哉。三復濟勝記。嘆羨不能已已。噫。造物何意。獨私翁。令兼有王孫富長卿才如此也。拙序之命。強絞枯腸。聊塞責耳。幸不罪畫墁笑而置之。國志既成。緒不。藤井生郡志求得而附覽。未知有足考證者不。

承諭國志成。乃命僕序拙文。豈足徵哉。然亦是一不朽。幸附驥而奉諾耳。玉版之惠。大賜哉。潔白可愛。抑宜生虛室歟。將表翁之心也。謹謝厚意。敝藩癰疽有藤生。其齒既過亥字。留心臨池五十余年矣。專刻意董太史。運筆之妙。非近世書家比。請使作數字。以供清覽。或足以增下物一品乎。僕素多病。畏暑最甚。曩計待秋涼擬愁駕。詎意月前節却。中秋猶賦苦熱。行自遣。既而過重陽。會寡君歸藩。羈束再加。不許遠出。自非至明年春夏之交。寡君朝東去後。無復踵門之

期。翁豈無意屈顧歟。

劉文翼

濶焉已久。忽復換歲。相思殊甚。乃奉寸楮。遼絕千里。計猶未達。適長箋至。併領佳篇。動履亨嘉。欣慰曷勝。惠詩以論風調。美即垂念之篤。情加骨肉。感佩彌深。豚兒奉章。蒙賜高和。交誼之厚。謝何能盡。承諭伍士安將西遊。訪君脩。僕客歲東遊不果。至今猶未得過龜山。握手君脩。鄙懷大愆于素。得諭感愧無措。近思欲以上已前後。直道丹陽訪君脩。而遊平安。遂探金

峯歌浦諸勝。此行也。果得如意。或邂逅伍生于君脩所。曲盡足下近狀。豈不亦愉快乎。苟然亦足以償去秋有事牽。因循至今之憾矣。僕病懶倍加。苦惡城市塵埃日漸甚。是以客歲初冬去官舍。寓居城東十里許海上。小亭壁立。與烏蟻隣。不復携妻子。有一奴供炊爨耳。百事蕭散。如苦行僧。然雲濤咫尺。映日接天。時掉扁舟放浪山水。俗紛不侵。幽趣有餘。恨無斷金同調如兄輩者。時時來往。揚扞風雅。要亦缺陷世界哉。奉答鄙篇。笑擲是可。春寒未除。加衣自愛。

二三友人

弟近營一小亭於宅後。僅足容膝。名曰靜思亭。亭中所有。繩牀茶竈。書數十帙。及一二文房之具。無他長物。庭中雜植草樹。不拘位置。頗足怡顏。弟既脫羈束。無復鞅掌。家事一附妻子。口不問米鹽。大率終日獨坐亭中。隱几展書。或讀或抄。惟意所適。興到則吟小詩。或漫草數字。倦則起步庭中。灌花培根。雨則芭蕉淅瀝之聲可聽。霽則楊柳濯濯之色足愛。乃貧士散人分之宜。而弟近狀也。願得吾二三兄詩若文光輝。

亭中以飾其陋焉。無金玉爾音則幸甚。

三浦迂齋

前託舟人辱下存問。并奉卯粟之惠。未有以報。再接華牘。縷縷數百言。恍如對面。何綢繆之隆。而眷顧之數也。讀至吉凶二故。交至其勞。亦不少。且驚且愧。鴻不敏。日坐冗事之私。春來未奉隻字。潤焉。不知有事。故既失慶吊之禮。又煩垂念之篤。負罪長者。不知所解。亦唯翁之多恕。是憑伏審矚鑠如故。文酒無恙。欣躍曷勝。客歲所奉命塞責鄙文。謬蒙褒賞。不勝顏之

赤矣。承諭括囊。即留主先生者也。鴻雅聞浪華。有留主先生者。專講道學。其人可敬。而未嘗相識。乃知翁所交善果非常人。又諭括囊既過耳。頃客秋初舉一子。強弩之末尚可畏。顧雖牀第間。亦復篤實。守機如瓶。不為鼯鼠發者。可想也。知言哉。實非戲論也。然至云翁不啻退三舍。捲旗而走耳。則僕未敢信。竊謂翁之勇壯。金僕姑夏服箭。執以命中。一發飲羽。或能徹七札者。亦可知已。投示馬山記。快哉情乎。健哉筆乎。使人忘倦。宛如讀水滸傳奇。不知吾翁酒後耳熱笑。

傲自適。無戲以胖。大和尚魯知深。自許不近會祖。曲
 乃致翁意。遂相與讀。與沙彌書。亦復樂而忘倦矣。那
 波生東游篇。可謂奇遇。亦盛世之一樂事哉。僕東行
 期甚迫。一二治裝亦甚勞矣。不才多病。昔年既乞得
 骸骨。而今又有此累。跳一網旋入一網。所謂付得翻
 成失。擬東仍復西者。非乎。來諭云。繆公之側。子思之
 側。一人兼之。奉讀至此。面熱如火。即欲曲吐心事。非
 毛穎所能任。姑且置焉。寡君發藩期在朞月望。其夕
 直至午。著驛而宿。聞午著與高砂相去僅十餘里。翁

若暇幸賜一顧於逆旅。通宵快談。以散積鬱。或有所
 寄音於東都。僕謹為致書郵。決不作洪喬態矣。命錄
 呈拙作。不惟下里巴調。不足以污覽。俗塵如雨。春來
 未裁二詩。乃錄舊作一二。以請正末。鹽一小篋。附以
 貢左右。叱留是祈。

湯之祥

敝邑去大藩百里而近。不佞仰高風十年。以久。乃未
 嘗遂披雲。亦鞅掌之故哉。僻性疎才。加以善病。不可
 於人。為世弃物。大非老兄賢勞之比。罷官辭祿。樵漁

自適唯此一途。弟先著鞭。遂走謁。足下締交。不亦不幸中幸乎。過此以往。雄篇大作。時得奉誦。一二蛙鳴。以瀆清聽。弟不佞於是乎信。大幸矣。秋子羽芙蓉記。絢爛乎錦繡哉。直與芙蓉爭奇競美。痛哉子羽。飲酒過度。終不能期七十。亦似夭年也。不佞嘗契忘年之交。今讀此記。不覺涕淚交頤。亦隣人之笛哉。不唯山河之感矣。命兒寫藏原文壁上。所約聖像一幅。附以呈覽。蓋李龍眠所寫。而高宗真蹟具存。傍有明謝時臣監定數字。按宋史高宗紹興八年。與金人和。十二

年三月己巳謁孔子廟。遂幸大學。與所記數語合。乃知此圖實祭祀於當時。大學去今日六百年。去此土五千里。夫子之神遂東遊邪。仲由何不從。然下為東夷腐儒藏。噫。不亦可傷之甚乎。明史不載謝傳。王元美危言云。謝時臣頗能畫。屏障大幅。乃知謝亦名畫。不耻賞鑒。他無所考。老兄博覽。若有所見。幸教示焉。覽後若作詩若歌。以附惠。弟併藏以為珍。不任望蜀之意。鄙律一篇。奉寄請正。寒威漸動。為斯文自愛。

岡孔彰

一別千里。曠如河漢。以鄙懷之耿耿。知高情之惓惓。悵恨之間。長箋忽至。果荷存念之深。實慚病懶之甚。別後漫遊。有如諭春。服既成。直到浪華。經當麻遊金峯。節去花謝。風景大殺。四顧皆青山。非金峯本色。乃還浪華。買舟到淀城。步道丹陽。過龜山訪崎君脩道。故論文。留二日。遂遊平安。訪二三故舊。又留五日。再還浪華。寓醫生某家。待啟邑。賈舶至。十有二日。孟筴中。旬乃歸家。此遊也。雖無可甚稱述。而行止隨意。不吝去留。亦足以見山人野客無毫俗累。則使足下聞。

恐飄舉之念。幾不勝動矣。文章論可謂卓見。承諭春時所面談鄙語。實合高意。乃知千慮一得。愈自信云。兒勲也。俄有藩命。往侍世子于邸中。治行僅數日。乃發。謁見有日。亦唯教導是祈。佳篇三復。不能釋手。奉答鄙章。徒覺形穢。幸笑而置之。餘附豚兒口頭。

滄州先生靜思亭集正編卷之七終

Blank page with vertical lines for text.

滄州先生靜思亭集正編卷之八

播磨 赤松 鴻國 鸞 著

男 勲 大業 輯

門人 山世 幹子 禮 校

書

滕大夫

前日屈顧。感謝曷盡。夜來一雨。忽覺新涼。病骨頓蘇。神氣稍王。不知高興如何。若能移檄葛卷。整部伍張。旗鼓以臨。敝邑則僕雖病餘。猶能執鞭。弭屬橐鞬。以

當鼎之一足。執事奇計妙算固難敵。然恐鹿死終在葛卷手。呵呵。

岡孔彰

每接手書。獎許過當。僻情病叟。滿面發紅。乃審日臨兒勲舍。交歡官劉崎三子。而深稱雅意。承諭三子者不遐棄。亦因愚父子先容。噫其然。豈其然。和璧隋珠。人誰不識。况三子者既明且哲。雖暗中其不失也必矣。此足下自能使爾。豈待愚父子為之因哉。兒書述日貴藩君侯臨敝邸也。特賜召見。蓋初奉謁也。嗚呼。

君侯則體好賢愛士。而其德之素然。不肖如愚父子。何以屢蒙寵光之至于此也。蓋先人既浴藩恩。至家兄亦辱襲職祿。恩遇益加焉。則君侯屋烏之愛。遂及不肖父子。可謂厚矣。請足下給事有間。為愚父子代謝恩榮之辱。至囑至囑。聞貴邸近有大喪。君侯至孝。得無哀毀過禮乎。僕雖卑賤外臣。以感恩故。犬馬私情。不能恻然云。重惟君侯仁儉。當今諸侯蓋鮮其比焉。不知諸執事群有司。皆能奉德意而周旋歟。恐亦未必能然。雖則未皆能然乎。猶愈於諂諛逆意。唯

賄賂權貴是務。而一無所得。非徒一無所得。招災買禍。進退是谷者矣。幾死散人。放言至此。不獨狂奴故態。實懷國舊恩也。然不可如之何。乃所以辭授簡于苑雪。而託垂釣於寒江也。古人有言。絕交不出惡聲。去國不潔其名。僕雖不敏。頗志古道。微足下。向誰言唯足。下諒察焉。先時所寄鄙絕。蒙賜高和。重作八絕。見惠美玉明珠。使人目眩。不顧陋拙。次韻奉答。亦徒覺形穢。幸咲而置之矣。炎威方熾。千萬保蓄。

劉文翼

豚犬勲也。東齋國字牘以陳區。爾來裘葛數易。無復隻字候起居。踈懶之甚。罪戾實深。然時時從兒書中。審動履亨嘉。兼知兒不敏。猶以通家之好。極蒙紺目。不啻御車之喜也。鄙心則安焉。近又報云。足下子亮君脩三兄。相携臨舍。使岡生侍坐。詩酒相屬。雅興終日。因念昔年與足下及田子善數子。厚飲秋玉山舍。談笑極歡。至晚泛舟長流。酣暢達五更。屈指于今日。十有餘年矣。布路各天。恍如夢寐。况玉山既壞。永絕消息。不知子善無恙。即幸有足下子厚時時相聞。千

里遼邈。晤言無從。興言及此。不覺涕淚交頤。僕近來
齒牙半脫。髮且種種。加旃拂衣。以來不復剃面去鬚。
野服幅巾。脫却刀劍。草鞋藜杖。逍遙山水。知者信懶。
情無意於人間。不知者謂取駭於俗觀。未嘗相識者。
卒然遇之。乃以爲既耄若耄。而顛狂未愈者。興言及
此。足發一笑。要之樗櫟散材。老大無成。日就孤陋。墮
焉自放。乃方之足下。聰明不衰。著作日盛。亦復何如。
也。文翼足下。天佑吉人。前途可想。健羨健羨。惠示諸
篇。三復不措。遂貼壁以光蓬室。承諭拙稿。既污覽。且

許皇甫之諾。感謝不勝。喜愧交至。僕初無意出於人
間。而寡君嘗命上木。竊謂鄙俚無足觀。豈敢售醜哉。
辭不從命。寡君再命兒。速投以附劄。兒則不得已。
謹唯命是從。而兒乃有今之役。將携去。於是乎。僕命
兒無已。携至都。請足下君脩子亮諸兄。斤正。且得賜
弁言。而後改寫焉。諸兄厚我。必不遐棄。今果然不勝
欣抃之至。請終惠以少殺後生之笑。併煩足下。以此
意致二兄。奉酬一律。并近作一二。附以請正。溽暑困
久。伏惟自愛。

五臺上人

奉違數日。鄙吝橫生。加以鬱蒸。四壁如燒。北窗之下。祖龍爲政。神昏體疲。無所容枕。悵悵間辱書及詩。奉讀一過。乃覺遊無熱池。飽醍醐味。至感至感。伏審道體安健。欣慰曷勝。奉答鄙篇。亦復作木瓜報。適有俗客來。信宿弊廬。重爲襪襪。困草草布字。伏惟監在。

岡孔彰

客歲數辱存問。每負不報之罪。幸兒勲也。咫尺德音。託以致謝。亦恃知己之深已。春來兒書至。報知合。蚤

之慶。乃不勝欣。抃遙賀之至。將裁一書。以展賀悃。未發。忽又接手教。何綢繆之切。而愛顧之至也。且深自挹損。盛推獎。愚老奉誦未畢。愧汗溢背。伏以足下賢如伯鸞。而免窮困。則今正亦非特其髮可鑑。四德全備。可知已。乃不勝欣。抃遙賀之至云。來諭云。今已垂三十。而悠悠故吾。過此以往。四十五。恐老於無聞。嗚呼。今夫足下。春秋鼎盛。才學兼長。而其言如此。則踈懶。逡巡。垂五十一。禿翁無地容身。咄咄迫人。無辭可以復焉。又云。何敢望與噲等伍哉。與噲等之不敢

青島集 正統卷之八
伍者伍而恬不知耻云云奉讀至此不得不慨嘆然
而竊謂大之治亂興廢小之窮達榮辱要皆非人力
天也命也不可如之何亦唯君子素其位而行貴賤
貧富任其自然唯顧其所自脩何如耳豈從所遇境
界而移易節操哉雖然不才如僕固不能無以順逆
動鄙心加以多病遂絕意仕途友麋鹿盟鷗鷺苟脫
塵喧以自適耳聖人有言鳥獸不可同群無乃名教
之罪人乎深足以愧懼焉僕嘗所締交海內文學士
不為不多然至于論心相泣者則西肥藪子厚與足

下二人而已是其交誼豈徒在區區文字間哉實有
深相知於心者而存焉子厚幸在大藩祭酒泮宮然
至於所謂與噲等之不敢伍者伍則不能免矣是自
時勢必然不可如之何況局促乎如貴藩及敝邑蕞
爾僻地者豈特與噲等之不敢伍者伍而已哉朝夕
倥傯低眉折腰於獼猴燕雀而後僅免妻子飢寒噫
其如是以終百年不亦悲乎孔彰足下春秋鼎盛才
學日進前途可想其在今日野鶴在鷄群歟抑神龍
蟄池中也所謂與噲等之不敢伍者伍豈終身之事

哉苟能知足下所以足下於形跡之外者豈待足下
才名滿海內之日哉兒勲也幸咫尺德音請時時教
誨以慰老牛舐犢之遙懷千里遼絕相見無期臨楮
惘然伏惟鑒在

又

每得兒書審足下筆硯無恙著述日盛狀即欣抃無
已更倍索居感忽領手尺重荷綢繆稱許過當慚愧
無措唯是不佞些窳故吾心與髮俱短土木之形骸
烟霞入膏肓失得忘於懷不復顧破甑視名利塲中

東奔西走復畦不啻者稍有間焉耳安能得如足下
所羨嘆哉丈夫不為則已苟有為則於朝於野跡雖
異哉致則一已嗚呼才如足下者而永跼促轉下也
出平青雲可蹈處乎白雲可怡請不佞執左券俟之
三五年之間矣拙稿上木之舉信有如諭然不佞未
敢決意授之蓋私竊謂近日詩文作者如林通邑大
都爭刻以傳雖人間樂事藝林美觀究竟彫蟲末技
非復貫道器沉下里凡調不啻覆醬具亦唯梨棗一
大厄有識者其謂之何不佞雖憊乎犬馬之齒尚未

及半百幸而得壽猶有他日可期。庶有所撰著以免
沒字碑之譏。何必以區區物露醜之爲。是不佞之志
也。不知足下以爲何如。雖然人命朝露一旦化薰壤
則兒輩必不忍擲棄。苟然知不佞無若足下。請幸不
惜一言以爲之重。時維徂暑。順候自愛。

奉復數字。既已封完。適兒書至。領所賜拙稿。序盤
誦一過。既嘆結撰之妙。又感辱知之深。乃其所稱
述。雖未敢當其萬分。而藉此勉厲。亦以間執多口
矣。餘屬兒代謝。且使陳以區區。伏惟海涵。

五臺上人

前日坂浦之遊。師去未半。晌。祖岳師忽至。遂相携過
妙見。二三士人及淮道英川彌白先來在坐。妙見上
人雅不禁酒。饗以笋羹。各縱飲啖。終無買彌白餘勇
者。拜辭出門。夕陽在山。還及野渡。與岳師布路。此日
也。殊恨師之速去。而免饜餐。各云讚備之遊。將以明
晚發。師并城行期在月末。計僕之歸期。不及師之未
發。則奉違數旬矣。不獨失登山食笋期之恨。實恐鄙
吝之生。猶竹胎日長也。適有人贈索麵。轉致香積厨。

下。咲納是祈。鄙詩二篇附。治行紛擾。草草布字。

三上宗順

異哉遇也。一見如舊相識。且暮聯牀接席。相視而咲。莫逆於心。而僅十餘日。忽焉又為參商之隔。相摸高。手越中劇談。都屬華胥國裏。不知彼輩亦各歸去。時追念否。僕則有情癡。苟一時同遊。雖庸人俗客。其在今日。頗覺離索感。况於翁也。辱高誼。荷厚情。引領北望。心未嘗不飛。夕浦天橋間矣。日辭翁及諸子。發松崎港。短棹孤篷。過樂浦。達夕美。登岸取道。徑路崎

嶮。輻夫訟苦。然青山綠水。頗可入目。差慰黯然。抵暮宿五箇村。山家貧民。四壁不完。一飯難供。淒風振牀。鹿鳴響枕。冷氣徹骨。通宵不寢。燈影幢幢。飢寒交侵。然野興蕭散。非復塵境。適足以助冷况。動幽情。既而天明。風雨驟至。輻夫倍訟苦。而不可淹留。遂起經長岡大野。諸村登大內峯。雨歇雲散。天橋諸勝。忽焉現出。驚喜叫絕。幾似發狂。乃至賀狹丹。越諸山。爭呈竒於吾。不唯應接不遑。令人勃勃欲生羽翰。峯下路險。不可于輿。遂步及岩龍。吃飯買舟。風雨復至。遂侵雨

發唯恨成相不得登天橋不可行。彈琴大鼓枯木三
角諸勝悉皆附烟雨迷離中。少焉舟抵貴邑港投宿
逆旅。乃屬翁書逆旅主人達貴家。則令郎長公即辱
臨逆旅請移宿貴家。慇懃之狀令人起敬。信翁子哉。
僕具述翁在彼矍鑠謬辱下交。及次公令愛並皆無
恙。而以僮僕疲病既安於逆旅。不堪勞動辭不趣貴
家。今郎乃去再辱使者下存有蒸餅鮮魚之賜。令郎
雖深體翁意而僕不佞何以蒙厚待之至于此也。謝
曷能盡。爾後四日程而至平安。寓書賈某家。浹日去

遊浪華主故人暨生某家。數日將辭去。忽患肚腹急
痛。遂保養十餘日始得霍然。孟冬中旬適歸家。別後
在逆旅幾五十日。乃謂歸鄉即裁一書謝厚情之萬
分。豈意歸來僅數日。兒輩患痘。三兒同時皆在牀蓐。
少女最危險。日夜焦心。不得寧居者三十餘日。當是
時滄州山人豪爽態無復能一存者。豈能作文雅之
舉哉。然自是老牛舐犢之私情。失敬負罪。難以此為
解矣。唯是翁之慈仁且有令郎令愛在目前。則舐犢
之情。翁亦冷暖自知。乃知怠慢之罪。終從末減也。別

時面諭鄙文一道附便呈覽。驢鳴狗吠固堪赧汗。且寡君嘗命上木。僕竊謂區區如何問世。固辭未敢奉命。寡君再命兒勲也。速投以附剖劂。兒也則不得已。謹從命。是以拙稿全帙。兒携在東都。而弊篋中所留。近作詩數篇。及一二尺牘耳。唯以別時所談及。有不可已者。就一門生所私錄。請令改寫。所約讀堀田侯送石生序一篇。及別後途中詩數首。併以供覽。一覽一咲。擲水投火。唯翁所爲。要藏拙爲幸。秋玉山詩一首。即其所手書。詩固超乘。書亦不凡。遣以供清玩。玉

山海內一名家。僕嘗辱忘年交。今也則已矣。詩若文。其所自書。弊篋中猶藏數十首。僕甚愛惜。不敢與入。然翁日談及有望蜀之意。僕既感厚意。故今割愛焉。白鹽一塊。不腆敝土所產。雖輕賤乎。實寡君貢物也。比諸市上所陳。不獨潔白可愛。雖經歲月。遇淫雨。而色味不變。此爲異焉。謹獻厨下。試用幸甚。嗚呼。昔遊不再。後會難期。臨楮增慨。不覺媿媿。時維沍寒。加衣自愛。

令郎昆季。不修隻字。請爲致鄙意。及隼人相摸諸

君話及之日亦復煩一致意別後途中鄙篇頗多
不遑盡錄呈天橋平安浪華是其最著者故改寫
附上

又

客歲一書謝高誼萬分中途停滯當未徹覽獻歲乃
有書貺而未有以報尋又辱客歲答何曠注之深而
綢繆之至也使人不勝感愧矣諭云去秋額瘡春初
未愈不意一時微傷爾致連綿然腠理之疾勿藥有
喜今而霍然不蔡而可知已僕別後探勝大愆于素

先既報知而今得足下前後二示倍不勝悵然乃思
欲一二年間必再遊陪翁杖履以償此恨不知得果
然不鄙文拙詩狂蒙褒賞不勝慚愧赧汗溢背承諭
豚兒所業亦瀆清覽諸稿皆携在東都以近所寄示
一二呈左右部婁無松栢厲子又厲俚言豈適觀其
咲而置之曩逆旅之次一見令郎雖未得窺其才學
所至而其為人温恭使人起敬濟美之盛既兆乎進
退之際矣若豚兒乃實景升子安敢望孫仲謀紫苔
金沙謹領遠惠苔味之甘砂色之美適口怡顏使人

欣然。敝邑雖亦瀕海而絕無此等奇珍。大賜矣哉。謝曷能盡。且諭他日重惠五色石者甚矣。僕之無厭不聞則已。既聞之也。亦復不任望蜀意。不腆白鹽。深被賞謝。鹽則白矣。奈顏亦何。然無他。可將鄙忱。乃更以製為末。供覽。請試向空中撒。雖固不如柳絮。無俗韻。然未必不一作郢中寡和之態。以佐翁高歌也。呵呵。重惟紫苔之美且甘。砂之金色如粟。文石之具五采。何貴國出珍異如是其多也。而天橋大江之名勝。固既卑于海內。造物豈有所私。特鍾美乎二丹之間邪。

恐非但山水木石。雖人才亦然。苟然若翁家父子。素應體乎此。修學立德。其盛不可量矣。不勝健羨之至。乃不才如僕。海隅一書生。終無所成名。死以青蠅為吊客者。而豈不亦悲哉。鄙律一首奉寄。外近作一二附以供覽。咲擲是幸。秋氣漸動。暑涼雜至。伏以順候自愛。

謹謝令郎昆季及隼人相摸記存之辱。請為再致鄙意。宮藤二子託僕謝念及之辱。且所諭東關藤老者。書他日必呈覽。藤子三月中旬奉藩命趣東

都六月中旬還藩復約之遲蓋坐此也。藤老者名
溫信字惠叔號東閣吾藩癰疽也往歲致仕會歲
七十又八其書敝藩中無一人能出其右者。僕固
拙書然至于識書不敢後常人而污不阿所好乃
私竊謂藤老書不惟敝邑無出其右者蓋海內書
家誰能勝而上之廣澤烏石不足伯仲况其他乎
故昔年嘗為跋其墨本末云云今寫一通供覽以
報知僕心醉于藤老書云。

豐公瑜

客歲仲冬領國字牘及惠詩數篇病不能報命兒致
謝爾後連綿卧入新年春服已成乃得霍然於是與
一二禪侶相約遊高砂赤石之間期以孟夏仲旬臨
發有久致足下所賜三月九日書併諸佳篇披讀粲
然符采奪目乃未出門忽覺適先陟崑山涉合浦然
至於過稱愚父子比古之有大功業者何敢當其萬
一也唯是僕之於足下始未嘗相識偶得二二大作
於華嶽老和尚所誦之既知其不凡無幾屈顧先施
遂辱下交才學之富謙虛之至使人羨嘆不已愚父

子於是乎屢說項斯。或爲曹丘。實亦有意乎使足下
得一枝於敝邑以安息焉。時不易得。事多間沮。蓋會
有不喜足下者。而流言^甲豐生雖才乎。使酒難近。則雖
華嶽老和尚。而聞之不能釋然乎。懷也。僕乃謂才如
豐生。使其常狂。猶可。况三爵之後乎。况流言不足信
乎。如之何。以此瑕^乙姦生矣。大率武吏俗士。不喜讀書
有才者。陽浮貴之。陰實疎之。雖以僕之才短學淺。而
不能不速辭職祿。而甘樵漁亦職。此之由。世人恐酒
疾。敝邑最甚。夫所不喜人。而有所恐疾。安能從僕之

言哉。是以曩所云云。終一不成矣。僕至今猶憾焉。近
與華嶽老和尚語及足下。和尚云。豐生雖敏哉。苦貧
而無書。僕屢空。然猶藏得十三經十七史及其他諸
書十數部。足下若欲^丙涉獵僕之所有。請策蹇來。僕供
鼎飯以快讀焉。二律奉答以充覆^丁。漫遊數十日。替
報至今日。請勿罪焉。

興福上人

昨夜辱臨。誼且甚高。僕雖剛腸。常感辱知厚。安得拂
道慮直。自遂以爲快哉。乃知其然。請法履乘。夜踏霜

衝寒以居間。即是必勝之術。柳之黠。可謂甚矣。然柳亦自衝寒勞心。終能使橋南一夫。無耻乎他日。見東閣于地下。則柳之厚。亦可謂至矣。長卿賦成。致陳后千金。退之潤筆。猶足爲劉君壽。鴻一篇文字。殆將失數金。雖又有貴賤文有巧拙。而古今事異。何如是甚也。金不足惜。亦唯嘆知己難已。

岡孔彰

秋末惠書。稽報至今。得無罪陳慢乎。疾病事故。長懶失便。亦唯君子明恕。是憑。鴻不佞。旣脫羈絆。數年于

此。乃謂無復東遊接芝期。冀待足下從駕西來日。直趣井城。奉顏罄歡。不然無由晤言。不意今春之役。雖事出于不得已。而卒然應命。態頗類馮婦。噫不亦鄙且勞乎。然忽得與足下眉毛厮結。輸瀉幽棕。不亦愉快乎。歸來未有以報。乃拜存念之辱。三復佳篇。感佩愈深。嗚呼。僕束髮以來。所交遊文人學士。亦甚不少。而辱知之深。無如足下者。虞仲翔有言。使天下一人知己者。足以不恨。僕則得有足下。可謂無恨者矣。然索居千里。曠如隔世。至所謂長沒海隅。生無可與語。

死以青蠅為吊客。竟不免焉。又且竊謂足下才視僕固十倍曹丕。而其在今日所遇。不能懸絕。僕於是乎不獨自為嘆已。然而要之區區人間。失得何足深嘆哉。惠詩未遑奉和。前日偶賦奉懷古詩一首。而未奉寄。此便乃附上。請笑而擲之。寒威日戒。加衣自愛。

湯之祥

有人來說老兄近歸藩。即解職。或曰。不唯解職耳。大被貶黜。果然歟。苟然是無怪也。柳下直道。固當爾爾。雖君侯之明。而老兄之賢乎。安知市虎一朝成。而傳

參也殺父者。不啻三人也。不佞乃私竊謂。虎不在市。上固也。獨得無在城中乎。既而又謂。是蓋天欲使老兄優遊閑暇。倍盡力斯文。而後生學士大蒙德澤。天下後世尸而祝之也。何必徒任一國政。如管夷吾晏平仲之為。老兄足下。加餐自愛。

三上宗頌

孟秋捐書。仲冬乃領。中途停滯。不知何處。無石頭厄。猶之幸也。先是冲生歸。述翁家平安。已慰渴想。尋接教言。益審翁矍鑠有加。往時不勝健羨之至。而讀至

讓僕疎慢數語。乃驚且怪。翁固長者。其言何如是甚也。僕雖不敏。自幼志學。今已半百。雖無所卓立。而頗慎言行。出處進退。應酬交際。每欲以古人爲法。則而今而與草木昆虫比。若果如此。何顏立天地間矣。茲誦來諭。似欲故以竒激語挑僕。使怒而絕交。然翁固長者。萬萬無此理。捧讀再三。乃知其語則然。其心則否。蓋翁齒德既尊。不復留意區區文字間。故使人驚且怪。至此而已。來諭又云。僕或以木邨氏事介意。遂致濶焉。是又大不然。翁於木邨事。以國字牘一道。併

示藤宮二子。及不佞。而三人皆欲以一意報。乃相與謂。一人裁答。連書三名而可也。既無異見。何必各報。以故不佞不復贅言矣。蓋所賜國字牘。留在宮家。爾時僕唯宮子所爲。不問。無乃報書誤不載賤名。使翁謂鄙心有異乎。僕春初患少腹痛。連綿不愈。至上巳前。稍有起色。會有藩命。遂不得已。暮春初五。力疾就途。二十一日。稅駕都邸。留都從事百有余日。七月之半。觸熱歸家。久闕問候。正坐此也。僕本中林士。性狂且愚。加以多病。難於世用。然以讀書好文。頗有鄉閭

之譽。弱冠遊此地。遂濫竽文學。曳裾折腰。幾二十。矣。僻性竟不改。日以樵漁爲念。日照鏡。雙鬢有秋色。即強請致仕。拾收骸骨。退居江上。無復世累。數年于此矣。不意有今春之役。蓋僕雖致仕。猶受月俸。當時固辭而不許。因循至今。是以不免如此舉措也。且此役也。執事者。有欲使再起從事意。僕乃固辭。還併辭月俸。猶未得命云。事之鄙細。非所可聞於左右。然欲明春來希聲。固非有憾於翁而然。又不獨以懶。故爾。媿媿。歲華且盡。寒威可畏。加衣自重。

又

前書謹封。將附郵筒。忽又領秋末答教。眷顧之隆。綢繆之至。果知先書非深罪。實辱愛之厚也。承諭藤老書。固不違不佞所稱。且藤老既下世。益足以珍藏得翁此言。不獨不佞自知前言之不失。藤老亦當感辱知于身後。而躍然於地下矣。顧念翁已愛其書。聞其爲人。則倍喜矣。謹以不佞所撰誌銘呈左右。拙文不足觀。固矣。然可概見藤老生平也。又諭豐生病還浪華。不知猶滯浪華否。生往羊掌來見締交。不佞旣廢

其才亦閔其窮。乃爲求一枝安於敝邑。而頗費心力。有人宣言生也。雖才哉。使酒難近。其狼狽窮困。職之由。世人畏酒狂。敝邑俗最甚。是以事向成而卒敗。不佞乃謂才旣如彼。其失宜怨世人不才。而狂其謂之何。苟不多酌而可也。故不佞獨爲生說項斯爲曹丘。至今未已。承諭諸郎無恙。長君教授城西。次公朝夕膝下。天相吉人。餘慶無限。翁之樂也可謂至矣。豚兒在都局務如故。竣役瓜期。在明年夏五。老牛舐犢之至情。不復顧身之衰頹。延頸於邑。以日爲歲。和沖生

佳篇辱念及。次韻奉酬。下里巴調。咲擲是幸。餘具前書。伏惟監在。

滄州先生靜思亭集正編卷之八終

亡論禮樂射御。即詩賦文章。暨卜書畫。百工所治。以
 至雜劇諸戲。亦皆藝已。雖均謂之藝乎。君子之遊。豈
 無所擇哉。特文章之於道也。關係亦大。是以雖人心
 如面。好尚不一。而苟從事於學者。誰敢不遊於文章
 也。由此觀之。君子之遊於藝也。亦所以為學道之羽
 翼。而非徒費精神。求巧於字句之間。專事虛華。爭名
 乎伎藝之場也。明矣。方今吾

大邦升平百年。文化大闡。上之。王公大人。下之。閭閻
 處士。家藏圖書。人操翰墨。可謂盛矣。然而徒聞世俗

傳稱比。梁苑鄴下之美。而求聞文翁化蜀之風。猶且
 不可得矣。何況其他乎。蓋近世所貴。專在浮華。至於
 先王修己治人之道。則置而不講也。而後生末學。傳
 虛逐景。唯厭薄宋儒。而明文是尚。是豈能識其是非
 得失。而然者乎。亦唯掇拾先輩牙後餘論。以自銜鬻。
 殆乎矮人觀場。其醜亦甚矣。夫文章之於道也。關係
 亦大。則如之何其可忽之。勿論秦漢以上。即六朝諸
 家。及韓柳歐蘇李王諸子。亦皆足以法。則焉。何必取
 一廢百。彼之貴。此之賤。為乎。要以為學道之羽翼。而

已矣。苟雷同勦說，動稱修辭，復古立言，不朽而彫蟲
篆刻，沾沾自喜。至於先王修己治人之道，則置而不
講。所謂玩物喪志，即摘藻如春華，固無益於世教。雜
劇諸戲，亦何辨焉。豈可謂之君子遊於藝而立言不
朽者哉。君子之所學者，道也。學而時習之，亦將有所
大用之。客歲春，予從寡君來江都，乃始與肥藩、玉山
秋文學及諸才子歡，而藪士厚最相親。因聞其國政
則列國無比。其君好道篤學，國都新建學，乃秋文學
固已。裒然祭酒，才德並茂。不待具論。其他諸君子濟

濟曄曄，游息泮宮。矜式國中，是豈徒世俗傳稱比梁
苑鄴下之美。而文翁化蜀之風，猶且不可得而聞之
比也哉。乃彬彬齊魯之風，可得而廢幾矣。士厚固其
風土所養成，才敏絕倫。銳志篤學，大惡世之傳虛逐
景。雷同勦說，自以為得者。而在江都一年，今將去，西
遊平安，愈益利其器。而後有所大用之。若士厚者，則
可謂君子志矣。

送都思齊之東都序

都思齊年十八奉

藩命將往給事

世子于

東都邸蓋思齊不幸幼孤養于王父某君某君以今春卒乃襲其祿而有此之役云思齊爲人恭謹端靜好讀書學文時時從余遊余乃贈之以言曰夫當今列國大夫士大率世祿吾藩固然是以其子弟多生而食肥甘衣輕暖不經物役之艱難不知耕農之勤勞習與性成游惰日長諸不善事無一不爲甚者或沈湎酒色或惑溺賭博囊橐懸罄資用不續乞假苟濟事負債竟不可償進退維谷其心倍濫於是乎或棄父母而逃無地於容身乞食道路轉死溝壑污辱

之甚皆其自取至於踰垣穿宇揭篋擔囊者噫亦極矣豈可復道哉雖幸小心無大過稱爲良子弟者亦惟不過日從事於擊劍刺鎗引弓走馬諸技而不知天壤間有讀書學文可以立身行道者也夫旣如此歲月以養其愚與癡而從政執事所用非所習即其人未必盡姦回或勞心致力而其所云爲違理失宜終身役役無標末之功食旣浮其身不能報君恩萬分明得入誚暗蒙天刑又况貪恠兇邪詐僞姦曲苟爲身計無憂國心或培克橋虔罪惡不可勝言者乎

豺虎有北不足為之歸矣。嗚呼賢乎不肖乎。雖有天分。而其若此輩。安知非不學無術之所養成哉。凡夫而如此。世世相承。蓬種固不生麻。厲之子終肖其父。非如螺贏冥蛉非類。而肖焉。其肖不亦宜乎。今夫吾子不獨於所謂劍鎗弓馬諸技。既已能之。而為鄉黨所賞嘆。更能出群離類。讀書學文。識聖賢之道。可庶幾。乃於其儕輩。豈可異日。而道而已哉。斯知吾子未足弱冠。而蒙拔擢也。則吾公之明固已有及。吾子其努焉。時難得而易失。事難成而易敗。吾子其努

焉。不止此耳。靡不有始。鮮克有終。余實願吾子志操不變。終始如一。退食有暇。研究經史。日夜以培根本。比及壯年。必有大得於己。以答君恩矣。行矣努哉。

文川雜詠序

近體詩以開元天寶為極。而大曆以還。日漸衰。以歷宋元雅音。遂掃地矣。明興。才子輩出。濟濟洋洋。家抱崑玉。人握靈蛇。復古之業。於是為盛。方今吾

大邦

列聖相承。重熙累洽。文運勃興。風化大行。乃操觚家

輕俊子弟莫不曰尸祝李杜而夢寐王李而試取其
所著誦之其杼軸於已者固多聲調早下寡足觀者
其或步武前哲而模擬剽竊無所不至亦徒羊質而
虎皮狐裘而羔袖適足使人厭惡焉耳此非獨才之
罪亦不善學之過也天祥師蚤有詩癖長而不倦觸
興命題數篇立就翩翩麗藻粲然可觀豈惟才敏然
實以善學得之近其所與遊高洲赤城二子者相與
謀錄師之雜詠絕句若干首及其各自所唱和絕句
若干首合爲一冊欲以授剞劂師也固辭而不得乃

曲從二子之請云予謂此編也於師之稿中僅一斑
耳豈足露師之美乎非獨師也雖二子亦然從茲而
往三子其日澤毛衣以蔚然乎一世豈復多讓矣哉

刻咸悅堂詩文集叙

漢後無文唐後無詩滔滔長瀾於文則唯韓柳一磯
矣明興人才競起北地信陽濟南瑯琊後先相應遠
邇漢唐之源近救宋元之溺郁郁乎盛哉詩乃益不
乏其人而出於其類拔於其萃則亦唯濟南瑯琊二
君子外不多得焉屬者浪華書肆有重刻咸悅堂詩

文集者。屬校予。予乃卒業而歎曰。震澤葉氏蓋深刻
意濟南瑯琊二君子。幾及數仞之牆焉。然而文章與
世污隆。氣運盛衰。有不期然而然者。乃明季文章亦
復寥寥乎無聞哉。獨葉氏生於四維既解。九鼎且遷
之際。猶能自奮。若詩若文。將合轍二君子。不亦豪乎。
卽令葉氏在嘉隆盛時。而與數君子日相周旋。文當
與伯玉並駕。詩實不在子相公實輩下矣。此乃予之
所以卒業而歎故爾。

東海濟勝記序

迂齋翁寄示東海濟勝記三卷。曰。此不佞往年東遊
所記。蓋鞍上漫書也。前在平安日。友人芥彥章既爲
題卷端。請予亦幸一言。予受而讀之。曰。樂哉遊乎。何
必遊雲夢登高丘。聽九韶六莖。味煎熬芬芳。而後謂
之樂哉。蓋邦內名山大川。不可勝記。濟勝之情。夫人
而有之。然能遂其志。適其願者。其與幾何。間或跋涉
數千里。經歷名區異地者。非公卿大夫靡盬之役。則
出乎庸人愚夫媚神佞佛之情。是以其心多無聊。或
冒霧露被塵埃。嘆秋蓬之轉。傷春艸之摧。或吏事未

竣公期已通行止不由已利害加其身或負任擔何窮日之力百舍重阨而不敢息或茅蒲襪苦衝雨雪枕石眠草籍上苟如此劬勞亦甚矣豈可謂之遊且樂哉若夫八駿之駕六氣之辨其言非不美且大也然如不近人情何今夫翁之遊也名都雄郡必有逢迎高山大海優遊極覽泉石之美風月之好同調相命無逆旅態苟如此可不謂之樂哉翁家素富贍其爲人竒偉倜儻博聞強記好文章善詩賦大非世守錢奴輩所得而企及矣肆意遨遊無復俗累蓋陶

水仙之倫也歟昔年旣西南圖肥筑泉紀近又東北遊奧羽三越足跡幾遍海內而所至詩其秀文其竒以鼓動其山川精靈乃此記也詳且盡矣使讀者猶且樂而忘倦况翁時自展玩之何啻少文卧遊之比哉

王禪登尺牘解序

古今尺牘之竒莫如李于鱗王百穀而二子用意又各不同于鱗專以古辭行今事百穀巧以古事施今事故學于鱗要在脩辭學百穀要在使事使事脩辭

途殊調別。然至於娓娓千言。光彩奪目。寥寥數語。精神頓闊。達彼我之懷。而千里如面。則其致一也。梅柳桃李。各各美觀。何必賓彼主此哉。山生兄弟。自幼從予遊。讀書學文十年。一日其於尺牘也。好用二子法。若李若王。唯意所適。長箋短翰。時稱合作。同好少年。日慕效之。頗苦使事晦僻。兄弟乃撰出百穀集中。未經翻刻者若干首。盡為之註解。以便於後進。少年慕效不止者。其用心不亦盛乎。刻成。於是乎書。

記

本鎮新建祖廟記

謹稽周制。天子立七廟。諸侯立五廟。大夫而下。以至諸侯之官師。亦並有廟。唯庶士庶人無廟。然猶祭於寢。皆所以致敬盡誠。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也。蓋

吾

大東

天神氏地神氏邈矣。不可得而考矣。

神武創業。海內率服。皇極肇建。教化大施。延天之際。斯為盛也。保平而降。紀綱大壞。列國亂而如麻。

靜思亭集

正編卷之九

八

王室不絕如綫。加旃浮屠乘間肆其誑誘。海內靡然。風俗頹敗。於是乎凡百制度一切蕩盡。亂亦極矣。物極則變。否去泰來。

神祖勃興。忽夷凶逆。尊宗

王室。遂霸海內。爾來百有餘年乎此矣。

列聖相承。大化隆洽。然而至宗祊祭祀之典。猶未遑更造。一仍舊貫。則寬永增上二大刹主之耳。乃至若列國諸侯。固無定制。不必立廟。亦唯各就其封內所。在梵宇。而奉寓神主而已。雖本鎮亦然。豈不亦盛世

之一大闕典矣哉。吾

公仁儉好學。乃欲從周制作。寢廟辨昭穆之序。明禘嘗之義。然而事體重大。難乎卒興。於是乎命諸有司。就城東臺雲山華嶽寺。新建祖廟。祔以諸先之主焉。廟之基趾若干。堂廣若干。飾之文質。階之高下。各稱其宜云。大夫宮地高。貞經紀之。將作藤本佐勝。率都匠官野春。近佐工山本正親等。督作之。經始於寶曆八年戊寅冬十一月朔。越明年春二月二十一日告成。告成之日。命臣鴻為之記。恭惟凡治國之道。

靜思亭集 正統卷之九
莫急於禮。禮莫重於祭。祭莫大於廟。而祭者澤之大者也。上有大澤。則惠必及下。宜哉吾

公封內殷富。民無凍餒。乃吾

公德澤之大也。亦可知已。寶曆九年己卯春二月二十一日

金波樓記

吾公築一樓於邸第後。以爲休息之所。而顏之曰金波。乃教臣鴻爲之記。樓高材丈有半。廣足坐十人。東西南三方並面海。而間閣邸第纒屬廣斥。樹間時

有風颿過。如白鶴翩翩。極望縹緲。水雲不辨。不知無十洲三島出沒乎其間也。憑檻右顧。綠山崔嵬。浮圖峒。巖巖左眄。瀕海之殿。林木掩藹。總論之。朝暉夕陰。霞綵流動。鵬翼卷舒。蒼矣蔚矣。鸛鳴高低。滂兮沱兮。清風于春夏。鴈于秋。雪于冬。且暮改景。四時競竒。乃樓雖小哉。其觀則不亦大且美乎。夫旣如此。何獨取諸月而名之也。蓋公在東也。朝會聘問。率無虛日。加以與諸有司。遙圖議國事。退遊斯樓。多在日旰。美景大觀。不待而收。而金精臨樓。破環合壁。穆穆流光。無

月無乏。所以有金波之名也。私竊謂外平百年。海內
又安。邦君列侯。生長富貴。乃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
難。習與性成。惟耽樂之從。比比儻儻。指不勝屈。姬姜
之飾。膳羞之珍。衣服之華。輿馬之盛。窮奢極欲。無一
不具。乃至宮室之崇峻。苑囿之廣大。豈不亦致巧闕
麗。即瓊樓瑤臺。刻楠雕牆。朱紫土石。錦繡艸木。養珍
禽。育異獸。玩好於是乎足。淫佚於是乎極。府藏於是
乎懸罄。民力於是乎勸勦。外有富強之名。而內實貧
弱。政敝人困。國非其國者。徃徃而有之。雖幸在太平

之日。無兵革之虞。噫。不亦甚矣哉。惟吾

公則不然。即位且二十年。都城之制。卽第之設。盡仍
舊貫。無所改作。乃所營惟此一樓。而不事華飾。僅適
觀望已。慎儉德懷。永圖而後可知也。豈不亦有高且
美於井幹麗譙者。而存焉乎哉。

傳

僧文覺傳

僧文覺。初名盛遠。姓遠。藤。世攝渡邊人。父盛光。西門
太后武官。初盛光年已六十。妻四十餘。猶未舉子。深

青思亭集 正統卷之九
以為憂。夫妻相與禱長谷寺觀音大士七日。妻夢大士賜一鷲羽。左袖上奉之。已而有娠。遂產盛遠。數日母死。三年盛光亦疾不能起。臨終以盛遠託故人丹波穗津亭。長春木道善。道善愍其幼而孤。善遇之。視猶子。盛遠稍長。兇狹狂氣。常率群兒奔走田野。妨農害穀。或傷馬牛。鄉里患苦之。至十三歲。平安族人遠光召之。請西門太后續父職。盛遠為人長大。有膂力。其聲如鐘。性雖狂暴。亦自傷早失父母。每一念至。涕泣不止。人以此異之。盛遠有姑名衣川。歸平安人某。

者生一女子名都磨。而夫早死。唯母子在。盛遠心欲佗。日聘都磨。而未敢言。姑亦頗知之。而為其猶少。不以為意矣。既而女稍長。姑嫁之源度。亦其夫家及遠。藤氏通家也。盛遠悵然絕望。後數歲。會渡邊大橋新成。官擇高年者。使之試步。且恩賜之。命盛遠護之。貴賤男女。群集觀之。盛遠於稠人中。忽見一少婦。美而艷。不能忘於情。及衆散。尾少婦輿。則入源度家。乃識姑子。驚歎。蓋盛遠但識其幼時。而不識其長。而美好倍舊。於是乎初志再發。思想不止。遂欲奪之。一日昧

爽突入姑家。挺刀劫姑。姑大驚且泣曰：子非我姪乎？何故欲害吾？盛遠故怒曰：姑欲殺姪，故姪先耳。姑益驚且泣曰：噫！是何言？吾常悲我姪幼而孤，實視猶子也。豈有他乎？誰構我姪使爾？盛遠曰：非人欺吾，吾自知耳。吾雅欲得都磨以爲妻，姑亦非不知而嫁之他人。姪今無如之何，苦思致疾，死在旦夕。斯謂之姑殺姪，非邪？故及命未終，先報仇焉。於是姑知其狂暴，不可以理爭。乃曰：不意我姪思我女如此之甚，未也人早審其如此，豈敢俾女登他門哉！門衰祿薄，亦唯任

人請去耳。而姪情如此厚，今夕必亡我女，使我姪相見，結綢繆已。盛遠大喜，乃投刀而拜謝，然猶恐爲欺，誓而後去。姑乃謂雖苟以甘言免，而盛遠復至，則不可如之何。遂託疾請女來省。已而女至，母乃開匣出刃，泣且謂女以此刺吾，女大驚，不能言。滿面發紅耳。母乃謂之故，且曰：吾不死，禍必及女。夫妻女唯涕泣，不知所爲。然業已如此，不可如之何。良久收泣曰：兒有一計，可以免矣。母唯兒所爲，勿問焉。既夜，盛遠果盛服至，見女大喜，相携入室。女乃謂盛遠曰：妾不幸

青思亭集 正德卷之九
適源郎三年乎此矣。百事不如意。未嘗一日絕改適之念也。而恐得罪。母以故在。其至於今耳。妾今知君愛顧之篤。乃當與君偕老矣。妾明日到家。須夜使源郎沐浴。引登樓飲之酒。候其醉卧。而滅火開戶。俟君下。竊來樓上。暗中探求濡髮人。直斷其頭去。如此而後。妾得永從君矣。盛遠大喜而去。至期竊赴源家。踰牆登樓。右手提刀。左手探之。果得濡髮人。即斷其頭。以衣裹之。直歸家而寢。明日。其人有事出外。遽歸報云。有一大異事。君不可不唁。源君內。昨夜爲人所殺。而

賊未得。大是異事。於是乎盛遠方知婦人代夫死。驚歎入室。發衣視之。果然。因慟哭終日。乃恍然悟曰。信哉。夢幻泡影。吾過矣。吾過矣。明日起。直到源家。使其人報曰。盛遠爲縛賊來。源度大喜。開戶迎之。盛遠乃以婦首與刀附度。語之故。且云。僕今雖悔何及。請幸斷僕首。度愕然爲間曰。亦無益已。請俱與歸。佛何如。盛遠再拜稽首曰。幸甚。亦唯命。於是乎二人皆爲僧。源則從僧法然學道。仁安中。航海入華。各播海內。盛遠更名文覺。雲遊二十餘年。足跡幾遍海內。至治承

中欲再修高雄山神護寺。以作一大道場。乃作募修疏。不問尊卑。身自造門。誦之以乞。一日入平安城中。直至上皇宮門上言。時會宮中宴樂。闈人不爲通。覺立門外多時。不得報。乃憤直進宮庭。高誦募疏。且長言。坐大不敬。遠竄伊豆。將發平安防。送者意欲得賂。乃謂覺曰。聞上人多相識。今當遠行。何不告之行。得其贖。以分惠我輩也。覺曰。棄家遁世。親戚不相顧。況當此流竄。豈有他人能憐我者哉。無已。則東山有二舊交。古所謂死友也。當寄一書。以乞錢米耳。諸君宜

具紙筆。防送者喜而求得紙筆至。覺乃叱擲其紙曰。奴輩無禮。如此惡紙。豈可奉高士邪。送者雖怒其言不遜。而尚庶幾得財物。再求好紙至。覺曰。速具酒及潤筆資。送者既厭其煩。且苦其費。然勢不獲已。乃解衣換酒。以飲書手。且小刀以爲贈焉。書手乃請其辭。覺口授曰。貧道不幸。獲罪人間。今當遠謫。人命朝露。固不足惜。唯是朝夕鹽菜之資。不得不少儲。請向所寓。鷲眼百貫。粟米百石。伏乞附介。擲下。書畢。請所與姓氏稱呼。覺曰。清水寺觀音大士足下。送者乃悟。爲

欺弄。即罵詈不止。覺大笑絕倒良久。曰。請與汝輩和。且謹聽吾言。夫觀音大慈大悲。誠心奉之。所求必得。汝輩貪欲愚癡。求賂貧僧。則轉借觀音。不亦宜乎。送者雖益怒。而無可如之何。遂送至烏羽港。發船至渡邊泊。數日。一夜覺寐寤。適聞船子相語云。此僧必懷所募金。相與誑奪。覺及天明。鳴念珠。低聲祝曰。頂禮高雄山護法天童。弟子向所募數百金。密瘞五條天神華標左柱下三尺所。伏願為吾護之。使免掘發。船子竊聞之。乃相與急登岸。直赴平安掘。五條天神華

標左柱下三尺許。無有物。更穿五尺許。竟無所見。相謂云。吾輩或誤聞。又穿右柱下。俄然華標倒。驚逃還泊處。會覺宗人居渡邊者來見覺。而尤其顛狂獲罪。船子因進自言華標事。怒其虛誕。覺乃大笑曰。奴輩不知乎。大地之底。稱金輪際。黃金布滿。盍穿到底。且吾所藏北。瑩天神華標。非五條天神華標。奴輩更赴北。瑩穿乃得。因捧腹絕倒。衆皆憤怒。每事窘乏。既發船至遠州海。遇颶。船將覆。衆皆驚號悲啼。或禱神。或念佛。獨覺則枕船鼾睡。衆乃喚覺。且讓曰。縱既陷刑。

戮不復顧身。獨不憐衆人橫死乎。何不一禱免難也。覺徐擡頭曰。覺在嵐濤何足懼。汝輩亦安卧待風波。自止。且卧言曰。樂哉樂哉。衆皆憤悲交發曰。不仁哉。此僧也。遠竄亦宜哉。風濤益盛。衆徒號泣耳。覺乃起曰。汝輩恐懼亦有理。悲號之甚。誠可憫也。吾當爲汝輩却風濤。因望海上大言。小龍奴輩。謹聽。文覺在此。速收風濤。苟不爾。當付大龍王處極刑矣。衆聞之。愈益驚恐曰。恭敬禱求。猶恐不免。狂僧乘船。風濤實爲此已。無何。風波忽收。海色清朗。衆皆驚其神驗。敬服。

謝罪。其遇大異前日。經數日。達伊豆。當此時。源賴朝竄在伊豆。覺至。相見。遂說使興兵。及平氏也。賴朝得志。賜地十有三處。盡建寺焉。建久之末。賴朝薨。至正治中。覺年八十餘。復得罪。流隱岐島。踰年卒于島。赤松子曰。惜哉覺也。其性之豪邁。蓋有大過人者。使其夙聞我聖人之道。豈有觸情從欲。傷義賊人。遂陷其身。浮屠移怒犯上。忘敬辱身。名實兩失。使後世唯其狂暴是傳哉。至若說賴朝討平氏。抑亦豪士。故態哉。世俗好傳稱其脩行怪竒。君子所不取也。予亦不欲。

道矣

滄州先生靜思亭集正編卷之九終

滄州先生靜思亭集正編卷之十

播磨大赤松鴻國鸞 著

男勲大業 輯

其富安宜其外三外門人山世幹子禮 校

讀

讀堀田侯送石有文文

龍城石有文來訪弊廬乃盛稱堀田侯賢且出示一篇蓋侯送有文西歸序也予誦之一過三嘆一生在傍怪且問焉曰先生何嘆之甚也豈為其文之美當

靜思亭集

正編卷之十

靜思亭集 正統卷之十
今諸侯無復其比耶。曰否。為其書畫列明楷。非近世書家所能及耶。曰否。此二者既非可甚賞。而一誦三嘆。敢問其故何也。曰居吾語而嘆之故。今夫海內諸侯。大者地方千里。連城數十。小者亦食數萬戶。封外平百年陰陽和調。內鮮水旱之災。外無戰爭之勞。此其富安。宜比於三代盛時。然徃徃倉廩空虛。國用不足。徵稅百端。政弊民窮。嘆息愁怨之聲。溢於四境。卑辭篤禮。屈侯伯尊。仰給富商大賈。此其故何也。生而逸樂。習與性長。不好學。不聞道。而不知治國之大體。

驕奢無度。靡財無節。加以懼譴責。而賂遺權貴之。不資也。土地雖大。人民雖衆。一歲之入。亦既有限。而人主之欲。權貴之求。何曾有窮。以有限之財。供無窮之用。其困乏不亦宜乎。於是乎有姦猾小人。市井無賴。號稱能生財用者出。譸張為幻。誑誘列國。執事大臣。執事大臣多。世官世祿。尸位素餐。苟保祿位。無憂國心。既不能批其逆鱗。以禁驕奢。正其典刑。以斷賂遺。則其計畫無復。遂不得已。聘以任國事。杜口束手。聽其約束。殆如戰國君臣於儀秦也。雖有一二有識臣

靜思亭集 正統卷之十
知其不可而爭之者。勢既及此。力不得禁。辭職告老。或移病去。失政至此。愚亦已甚。所謂號稱能生財用者。以論非正人君子。知治體者。卽范蠡計然之策。白圭李悝之術。猶且不能講。不過機辨甘言。巧欺豪富。苛法厚稅。重苦小民。外闕列國之聘禮。內減士大夫之俸祿。以此濟一時之急而已。又有才敏讀書人。君頗寵禮文學士。然非能重道好學。詩賦文章。供一時玩好。杯酒歡會。資半日戲樂。不徒無益於政教。適足以長浮費。已間或有志於經濟者。欲納約自牖。漸致

之政理。則不唯其君徒愛丹青。而驚真龍。左右執事亦甚忌之。一齊衆楚。其勢不敵。一暴十寒。萌蘖頓絕。夫既如此。苟有志者。豈能永與鷄鶩爭食哉。况雅無設醴之遇。而恐卒有胥靡之累乎。於是乎蓬累而行。其他多好名貪利。阿諛曲從之徒。苟得五侯鯖以飽妻孥腹。不復慮國家之利害。又或推魯國老。重厚世臣。奉庸主。若幼君也。多引道學先生。相與謀議。專談性理。嚴禁浮華。將以務儉德厚風俗。然所謂道學先生者。亦多不學無術。濶於事情。昧於時宜。令不行。禁

不止。竟為姦民黠吏所欺侮。無所能為。國之窮乏。歲加一歲。於是乎俾武人俗吏。謂異國政教。固非吾邦所宜。儒生學士。豈足尊哉。噫。此豈獨有司之過。要亦拙者之罪也。今誦此序。曰。抑情損欲。曰。從臣鄙野。不知學者從教而化。從事於忠孝仁義。嗚呼。當今驕奢人君。窮乏諸侯。誠能抑情損欲。其從臣皆能從事於忠孝仁義。則何邦不治。何國不富。何用度不足之有哉。由此言之。好學尚德若侯。而南面大國。輔之以賢才。其治化隆盛。豈可量哉。然聞侯今在關內。食數千

戶耳。乃德澤所及。至鮮矣。豈不亦可惜之甚乎。此予所以一誦而三嘆也矣。

說

鳳字說

丁丑歲。予在江都。與肥藪士厚相得。而歡也。未嘗不嘆相見之晚矣。無何。從寡君歸。藩士厚去。遊平安。則臨別相謂。密呂相思。千里命駕。况平安與赤城相隔五百里。而近。乃繼見。非難也。今也不愆于素。果握手一堂。以瀉積悰。不亦愉快乎。士厚乃顧謂予曰。僑居

陋隘不足以辱長者固矣。然顏以鳳字，蓋先予舍于此者所爲也。予亦不敢徹去。請子爲之說。予欲謝不敏。然相知之深，辭亦不可姑。且爲之謂曰：善哉！鳳乎！予聞之，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而身備五彩，文首文曰德，翼文曰順，背文曰義，膺文曰仁，腹文曰信，所謂信也。仁也。義也。順也。德也。無一非君子躬行事而君子學道處世，豈徒懷寶而迷邦者哉！固將仕而行其道矣。雖然，非其君不事，非其祿不食，則可謂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者，亦是近矣。由此觀之，鳳之所

以爲鳳，君子之所以爲君子，豈復有二致矣哉！予於是乎知吾子五采斐然，棲梧桐，食竹實，之不遠，且喜予遠來尋盟，免乎悵然題去矣。

越生名字說

凡人生父名之，朋友字之，古之道也。獨我東方，則不然矣。名之者不必父，而無所謂字者，且所稱爲名者，有假與實，假者常行，實者不常行，假者冗長，不雅實者，稍近華而不常行也。是以特文雅士，君子各修名字以行之，簡牘以列藝文，以垂不朽，遂與華無異云。

龍恩亭集 正統卷之十 五
越生者奇士好誦經傳與予相善請予修名字乃為
撰鸞龍字曰夫鸞神靈之精龍鱗蟲之長人之所尊
崇者也子學道修德為人所尊崇亦至如鸞如龍而
已請名曰鸞字曰士龍

贊

諸葛武侯圖贊

為感三顧切不辭百戰勞確乎丈夫志卓矣君子操
欽仰名節美長與青天高

題歌器圖

虛則歌中則正滿則覆豈唯器物皆爾所以聖人道
惟中斯為貴

巢父圖贊

牽牛千古上流存神萬里異域人道無所不通高岸
深谷何塞

神農嘗百草圖

妄乎不妄乎妄之不妄乎不妄之妄乎曰一日七十
毒云者淮南之妄而不妄歟其斯謂之妄者後人之
不妄而妄歟上古神聖憂天下後世之人民也至矣

盡矣。乃後之人欲傳其至矣。盡矣。乎後之又後。遂託
不妄於妄。噫。不亦宜乎。夫此之謂妄之不妄。

牧牛畫贊

人非甯生。何歌白石。去入深林。日猶未夕。

爲田士健書石良雄畫

人以物稱。稱在物不在人。物以人傳。傳在人不在物。
孰與人物併美。而不可偏稱也。田士健所藏石良雄
四睡圖一幅。觀者莫不嘆賞焉。人固可稱。畫亦不凡。
豈不亦併美乎。宜乎士健珍而藏之也。

醜婦盛服把扇燒香正坐圖贊

美者自美。人厭其美。醜者自醜。人忘其醜。其貌奕傑。
其心詭隨。其心鈔媠。其貌奢媠。無鹽貴齊。吳亡西施。
醜美失得。果誰能知。深目。卽鼻。肥項。帚髮。摺扇。拂塵。
清香徹骨。王公之羞。潢汚行潦。上帝可薦。蘋蘩。蒹藻。
西王母贊。應高砂馬生求。

其貌至美。其道至深。將會周穆於瑤池。以蕩其心。邪
抑見漢武于承華。而禁其淫邪。既不折祭公之諫。亦
縱東方陸沈。神乎仙乎。其意難忱。千載上下。竟不可尋。

題跋

本草考跋

譬之藥物者兵也。雖絞革犀兕以為甲，欲操鉞力摧秦楚之堅甲，可矣哉。果其可摧乎？不堅甲也。已果其堅甲乎？鞞如金石者，如乏何其非利兵而可矣哉。南竹邨氏有見乎茲焉。官學之暇，私有所舉，棄繁就簡，粹精粲然，可謂善令于將之與。鉛刀雖白黑也，即使欲立森森鬱然之中，坐鈎所謂嘗藥之深玄者，有裕如焉。雖慳慳之士，其熟讀此，擴其用，則不蠶盤孟刳

馬牛，忽然而已，且可免於過操鉛刀，向鞞如金石者。譏云：南竹邨氏與予雖不舊相識，邂逅此地，相知無如。故予雖不佞，不敢獲辭其求，於是乎跋其後。

題祇南海題詠二百首首

蓋予髮甫燥，聞長老談正德年間韓使來聘，諸學士逢迎唱酬，而南紀祇君伯玉者，妙齡俊才，冠絕一時，心甚壯之。既而自恨生不及時，而身處僻陋地，不得從若人遊焉。後數歲，偶在一友人家，得雜林唱和集讀之。諸學士翩翩祇君果傑然，乃知往時長老談不

靜思齋集 正統雜錄之十
虛而益恨予不得見其人矣且也集中載韓人李東
郭所撰祗君百詠序因欲得所謂百詠以誦之而不
得也望蜀之意久而後止今秋平安書肆某者携一
帙來示予曰今欲刻此集以公海內請為題一言乃
繙閱之祗君所著而李東郭序具在併前後二卷題
詠二百首絢爛乎錦繡哉噫予今而得見此篇不亦
偶然乎然予謂此集也雖美乎特一體耳其於祗君
所業則碎金片玉豈足盡祗君耶恨不悉見府庫之
富焉且予雖欽慕哉君逝既久矣尚何言哉尚何言

哉某者請而不止乃次予之幼時所蓄念以歸之

題書疑首

夫古書之難明于今者莫甚乎尚書秦火之厄伏生
之耄而孔壁之藏固難信焉乃漢儒以還祖述承襲
其弊亦不鮮宜乎明之難也或曰書雖難乎豈如易
之最難夫子猶且有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
過矣之言如之何其置易不問曰唯書是難可矣哉
予曰噫其然豈其然易固不易易然幸免秦火文從
字順比之尚書詰屈聱牙有幾不可讀者有間焉安

知非夫子之言發於韋編三絕前而十翼一成雖非復聖哲而不甚難學哉王魯齋蓋有見乎茲焉故特於書精思而有此編耶余不敏每讀古書多疑而不得其解者故甚喜此編因命兒勲也按且句以授剖劂云讀者乃引伸觸類以資其學力凡於讀古書思過半矣豈獨尚書而已哉

跋藤東閣九州帖

海內名乎書者何限而其名之不稱實亦何限有其實而名不甚著亦何限名不必實實不必名吾藩藤

惠叔有臨池癖專心篤學五十年一日運筆之妙雄逸自然其原蓋出於明董太史鳳煮鸞翔龍驤豹變即董復生恐為之避三舍然蕞爾藩中吾等數子外無能心知其是者未能馳其名於四方矣非若幸而處於通邑大都多士之林而文雅愛才之士一為之曹丘假其羽毛犬吠之徒逐影傳響遂使一世未見其實先眩其名而名實未必相符甚而宜退飲墨水三斗者比也二三子欲以其嘗所書一卷作墨水使眼中有筆人觀焉於是乎教不佞有言云爾

題孝婦鳴盛編首

婦事舅姑如子事父母其理一其禮同而情則有異何也子於父母骨肉至親中心實有自不能止者而存焉是以雖庸人愚婦鮮有甚不孝者也婦於舅姑其始未嘗相識一朝來處至親骨肉之間則既有一層之隔而存焉是以雖善柔之婦往往不免乎反唇勃蹊也由此觀之舅姑之奉難於父母可知已自非四德全備婦安能悅於舅姑而信於隣里而上動國君聽哉若此編所載不幸早寡而貧且賤上奉舅姑

下育弱子婦道一無所闕可謂難之又難者矣鄉黨稱之國君賞之不亦宜乎嗚呼世之富貴子女不孝順父母舅姑者可愧而死矣就此推之士大夫不忠敬其君者亦可愧而死矣一寡婦之善行其關於世教豈淺淺哉股野文學詳記以傳之其用心可謂至深至切矣

墓碣

香處士墓碣銘

嗚呼此為香處士墓處士者諱太常字國典香姓播

磨赤穗人其先蓋掌仕赤松氏赤松氏亡後不復仕子孫世世居赤穗城外處農賈之間家貧窶至處士益甚初處士兄弟若干人皆夭獨處士存焉父母甚愛之惟其所為而不問處士素多病無他戲弄唯好讀書篝燈熒熒至丙夜不輟父母恐其勞神成疾漸禁之則密藏火父母寢復讀如是蓋六七年矣會予來仕藩處士乃請從遊遂相善二十年一日也父母既沒不復治生產學益進貧愈窶處士為人恬靜寡欲喜怒不形于色淡於世利不減否人物善酒而不

甚嗜雖不飲數日亦不敢求人強之飲飲至數斗不亂能詩屬文頗好音律性至巧其所用箛笛屬皆自作云年三十五卒寶曆十一年八月九日也及疾病鴻父子及諸友日夜省視卒前一日卧援筆書形魄無不朽魂氣無不之十字投筆顧鴻及諸友囑後事明日腹痛一陣痛定乃絕悲夫夫鴻也相與友二十餘年善病亦相如而長五六歲乃每謂一旦先朝露則為吾作誌表墓率諸友祭哭者固處士所不得而辭也豈意使予今日有與此役嗚呼已乎處士處士

青思齋集 上卷之十
好學不倦被服仁義宜富且壽而食藜藿之食服懸
鶉之衣終不能期四十矣噫天之與善人果何如也
然處士既能讀書學道卓然自立世之富且壽者未
必盡善人而且目不識丁心無所知識眊曠不啻醉
生夢死者往往有之處士豈以彼易此哉由此觀之
貧富壽夭之於人孰得孰失亦未知果何如也處士
娶黑田氏有二女長今甫六歲其季處士卒五日乃
生處士既無兄弟宗人爲之主事則姻家及諸友相
與經紀葬城北黑谷山下遂立石請鴻作銘鴻固厚

交於義不可辭銘曰
安貧樂道不愧古人無祿無嗣名則不湮

鈴木玄順墓碣

君諱玄順字惟敬鈴木氏姬路人家世業醫最精兒
科父玄悅娶菅氏生二子君其長也君既受家學且
以學京師還享保某歲來居赤城既而玄悅君仕榊
原侯元文某歲榊原侯移封高田玄悅君從焉君以
先別居不隨行君爲人溫柔恭謙人咸愛之術亦盛
行寶曆十年庚辰春三月遊浪華逢秋風忽至悵然

思歸。即時命駕還。乃歲十一月二十六日病卒。娶川
島氏。生三男三女。長玄甫。次平治。並能繼家學。傍從
予遊。有克子稱。餘皆尚幼。葬于赤穗城北黑谷山下。
銘曰

三世之方。三折之肱。亦足以稱專門。溫溫之德。孜孜
之業。斯能保其子孫。

谷母兒山氏妙專墓碣

谷子蕘。具妙兒山。妙專狀來。謁曰。以辱下交。致微惠
以計。不朽。予謝不敏。不可。乃為按狀。兒山氏諱吉妙。

專其法。號本姓岡本。治衛門長女。而祐專翁配也。其
先世印南荒井人。曾祖某。徙赤穗新濱。遂為新濱人。
兒山氏生。而有令稱。十七歸祐專。性善柔素朴。不事
華飾。唯唯共謹。善理家政。好稱人美。不道人惡。人若
說人善。喜聽不倦。或說不是。佯為不聞。或顧道他。使
不竟其辭。最崇信神佛。每拜必合掌振動。致誠盡敬。
嘗舉一子。不幸而夭。哭之幾成疾。乃謂或神佛之謹。
以致無福焉。親戚因更之。歷拜諸州靈地。蓋欲奪其
情也。於是修所謂回國順禮者。凡若干月。還翁家本。

富贍中漸衰困亦甚兒山日夜拮据以佐其乏後稍復故業翁既老矣不復問家事亦雅信佛乃夫妻相與祝髮一意奉佛崇敬倍篤數歲翁病卒兒山如不欲生後又數歲病渴廢牀褥者五年卒於明和甲申十月十一日距生元祿甲戌十一月某日得年七十有一子三其一夭次卽子蕘出後叔父讀書修文以醫爲業專心篤學匕劑稱良娶守屋氏有故出之次佐兵衛在家服賈娶九尾氏女一適小林某葬於城北黑谷山祐專翁兆域之次銘曰

女而愛者孝耶婦而順者貞耶老益賢母耶

東閣先生墓碣

傷哉列國諸侯之變遷若廢絕也上之貴戚大臣下之小吏卒伍一朝失祿無地容身狼狽流離之態辛酸慘毒之情不忍見不忍聞者不可勝言矣此非特逐鹿戰爭之時爾爾雖海內無虞或不免焉蓋本藩先君本源公當元寬之間有大勲於開國而從信之中焉移封美作號稱大藩相傳僅七世嗣絕國除實元祿十年丁丑七月也當是之時闔國諸臣一時

青思亭集 正統卷之十
星散其流離艱難亦如前所言而先生父藤宗矩其一也。宗矩取平井氏生二男一女。先生其長也。諱信字惠叔。東閣其號。又號自劬。宗矩仕美。作有年。而及國除之日。乃携妻子退居鶴山之南中篠村。數年而貧屢甚矣。乃託妻及子女於外家平井翁。獨携先生行參河。寄吉田侯。臣川越某。蓋其叔也。居二年。會吉田侯移封北總關宿。遂從川越氏往。在關宿數年。病卒。時先生年十七。母及弟妹既生。別父又客死。悲感不勝。毀殆滅性。既自意永寄食人。無自立日。淺之

為丈夫也。且無以慰地下也。於是辭川越氏。單身之江都。從大醫院吉田自菴學癰疽術。既精。僑居日本橋南。其業頗售。館林侯聞其名。召見。賜月俸。享保乙卯。辭館林。賜俸。更事二松侯。有寵云。初美作公之國除也。老公長繼公尚健。在有菟裘地。而如支封。乃有官命。移備之江原。長繼公薨。鐵性公立寶永丙戌。再移封為本藩。於是平井翁自美作來仕焉。先生之事二松侯也。已十有餘年矣。弟妹皆前卒。獨有老母在本藩。先生思慕不措。延享丁卯。竟致仕。來

青思亭集 卷之十一
省母子相見悲喜交至乃舍市中以奉定省越明年
冬本藩命賜祿就侍盥之列先生之喜而後可知也
蓋亦孟少節奉檄之故態云先生為人溫良樂易好
詩善酒甚巧書以此頗被 今公寵遇然不敢挾寵
人以此愛之時予承乏文學叨備顧問 公每命先
生書必使臣鴻撰字以故凡在公每事相與而日相
親既書名籍甚遠近造請殆無虛日其自負亦甚然
不敢故作懶態以自高郎庸人俗士無求而不得焉
先生居恒謂天壤間樂事無如書與酒而二物亦未

嘗不相須也書為下物酒益筆力其深嗜如此以故
到處人皆設酒乃未嘗不欣然醉而胸懷瀟灑視人
間世泊如也一日過予曰僕老矣自知來日無多願
子豫銘墓碣僕尚快寫以上之石他日得稱不朽乃
子之賜實大矣予亦以交義不敢辭乃曰謹奉命而
不果且謂先生夔鑠百歲可期而痰悶暴發數日而
卒明和六年己丑二月三日也距生元祿四年辛未
得年七十有九在東都日娶篠原氏生一女不育然
何篠原氏亦卒不再娶無子養成族本藩津田明村

仲子貢字矩鄰為子葬城北春日山下鴻不佞不敢
 負治時言記其生卒重之以銘以致挂劍之義銘由
 覆巢之下豈有完卵邦家之廢斯失飽暖身命窮達
 年壽脩短有數無常誰能前算竟從所好舉白引滿
 磊砢一澆直命筆管千秋一節名利兩斷

三浦迂齋翁墓碣銘

明和丁亥四月之半余與天祥祖岳二上人偕東遊
 道過高砂訪迂齋翁翁病在蓐臥迎吾輩歡如平生
 以余少習軒岐家言頗解切脉乃為診之知其必不

起心甚傷之留三日告別翁乃手取扇贈天祥採贈
 祖岳禪板贈余以為別蓋自知無復相見期也三人
 匿泣而去乃歲七月八日翁果卒天祥師郎之弔哭
 送葬余牽于事不得從云己丑冬天祥師往訪其家
 還乃過余致翁子言前恒外兄弟書及其自所為翁
 狀曰翁卒已三年而其墓碣未銘子幸為撰之翁交
 友雅多文儒其所最善無若岡千里守退藏而之二
 子皆既逝矣則此役實子之責也兄弟書亦固懇請
 余亦厚交不可辭矣按狀翁三浦氏名導冲字元禮

青田集 卷之十一
號迂齋。又號樹德。其先出自大衆義明八世祖義同。稱陸奧守相。州新井城主。永正中與北条早雲戰敗。遂與子義意同日沒。義意子道法尚在襁褓。其人抱之免伏匿民間。既長轉徙數國。最後來播家高砂。遂為高砂人。道法生道圓。始以賈起。四傳至亨德。君謹信成。善修其業。家益富贍。是為翁考。翁自幼明敏。亦能擴業。饒埒素封。為入坦直。不設城府。尤敦氣義。甚好施予。內而宗鄰姻戚。外而執友義故。以至里中小民。賤戶靡不被其澤。寬保中某族在姬城。國用不足。侯

使有司就翁謀焉。翁為之畫策。先自出數萬金以濟其急。緩其償期。上下甚便之。侯大悅。而褒賞既有司。爽約不酬一錢。家貲為之減半。而翁不復介意矣。翁雅博文強記。多才多藝。自經傳子史。至稗官小說。無書不讀。詩賦文章。鑿鑿上筮。蹴鞠投壺。諸戲及邦人所謂聯歌俳歌。苟人之所能。一無不染指。而作畜古金石書畫及奇草異木珍恠諸物。翫具甚夥。客至輒留之。出傳翫之。竟日不告劬。又或揚扞風雅。下以今昔重數。晨夕觴詠。不倦晚頗好遊。南紀北越。東奧

西筑盡探其勝足跡殆遍海內。蓋翁以猗卓之資更
 挾才藻風流豪爽一時鮮比而交遊滿海內及卒聞
 者必弗嗚咽悲訖曰翁奈何死所著有家誠民家生
 要高砂增增抄播磨圖志西遊紀行有馬紀行南紀
 紀行東海濟勝記翁生元祿十六年癸未某月某日
 得年六十有五娶玉田氏生子四人女五人勝某生
 子二人女一人昏嫁皆名族詳具天祥師狀中葬鄉
 東十輪寺先塋之次從俗題墓曰樹德齋信翁導冲
 居士銘曰

數世服賈動中事會素封養德身名俱泰

祭文

祭香處士文

維寶曆十一年八月某日本藩文學赤松鴻謹以清
 酌賤羞之奠祭于故處士香生之靈道之難術誰昔
 而然况此陋邑僻在海甸習與性長民之良善鴻之
 無似來任藩侯才非其人職在教授勉強塞責日
 不暇休眊矚比屋楚咻難瘳唯此處士夙稱才良耽
 思墳典忘心得喪鵲衣穿履不飽糟糠映雪照螢漂

麥_レ亡_レ羊用力之久_レ斐然成章_レ鴻雖不敏_レ以聞_レ君傍
寵命有日_レ奄忽云_レ亡_レ奪_レ予左手_レ斷_レ予肝腸_レ青雲有期
白駒忽過_レ天實為之_レ其謂之何_レ嗚呼哀哉尚饗

雜著

柴原家譜附錄

柴原氏本姓尾崎世家于播之赤穗城東尾崎邑姓
與邑名同蓋偶然也非因邑而氏焉今救長五世祖
稱尾崎九郎兵衛乃始移居城西鹽屋邑傳至某君
者實始稱柴原某云初九郎兵衛有弟稱九郎左衛

門性拓落好遠遊慶長十六年辛亥遊肥之平戶因
家遂為平戶人十九年甲寅遊西域期年乃還九郎
左衛門有子稱九郎介九郎左衛門卒九郎介既長
其為人蓋似乃公嘗遊中華歸路遇颶舟將覆遙禱
于舊國尾崎邑八幡神風波漸收遂得還平戶乃謂
微神護我其為魚矣即來謁神祠且以一畫船奉揭
祠宇以奉謝免難矣實寬永五年戊辰二月也後數
年復來謁神祠再奉揭以一畫馬蓋感謝往事也當
是之時每來淹留宗家親戚盍簪盡歡而去肥之與

播相去三千里而遠。然而恩情篤至。音信報投。歲無虛月。彼此以相安。爾後星霜荏苒。子孫相續。親漸遠。情從疎。不復數數相問聞。延寶以來。遂絕音耗。至今彼此不相通者。蓋八十餘年矣。救長者仁厚人也。追遠之深。念及不止。欲下求彼孫子在肥者而相識焉。即水雲三千里。風馬牛之不相及。而未嘗一日忘平懷矣。延享戊辰秋八月。會平戶淨隆寺僧慈海上人者。來遊鹽屋真光寺。救長郎之真光。請見慈海上人。乃問平戶無有尾崎姓與上人相識者。且具述前因。

及雅志。上人欣然曰。有尾崎想兵衛常平者。與貧道相知熟矣。常自稱予先某君播磨赤穗人也。自移此地。百有余年乎此矣。予實某君五世孫也。想有本宗支屬猶在赤城者。然不識今其人。稱為誰某。加之以三千里之遠。則欲下致慇懃以相識。而道無由矣。每一念之。悵然竟日。云貧道今日邂逅足下者。蓋天欲再尋同姓之好。而復合兩地之歡也。足下速修一書於常平。以償夙志焉。救長躍然曰。時乎至矣。天從人願。乃寄書具述數年胸懷矣。常平得書大喜。且報云。

不出三年必來相見寬延三年庚午夏五月常平果
 來救長家相得而歡甚淹留數日一日相與謁尾崎
 八幡神祠而觀彼船馬二畫則感舊之情益不能止
 矣常平顧屬救長為予奉揭一畫以續祖志救長謹
 諾後數日常平告別還平戶救長乃為使善畫人某
 圖一舞人以奉揭神祠且請予略記其始末以錄家
 譜之後

嘉禾紀事

明和三年丙戌之秋都城外民半七者田中生嘉禾

一莖三穗若二穗長四尺餘賜錢二千賞其力田臣
 鴻謹按嘉禾之生自古昔以為祥瑞或以改元或以
 名縣昭昭乎具傳記方今邦內殷富上下相樂宜乎
 嘉禾之生都城外也知吾公德有足以致此者矣
 乃記歲月附三穗者數莖以納諸府

滄州先生靜思亭集正編卷之十終

青田先生集 卷之十一
子之文學者猶考信於古而補千百之
缺於十一之遺其人猶可得而徵也余讀
古雜家書若太史公所謂由光類去義
至高此何以不稱於我夫子乎逮宋道
周列禦寇之徒所稱畏累虛亢桑楚之
屬且大抵率寓言以設空語無事實後
世知人其人而傳其書矣夫前數千年
而後者如彼後數千年而與者豈無其

人耶余以所知具播之滄海先生者則
孔子所謂逸民之流也耶先生五藩佐
用縣人也姓赤松氏豪傑之望鬱臨中
國去蓋數百年而先生出為父道益先
生以醫事吾漢先生其中子幼出後
志穗為醫官大川氏稍長遊學于京師
業大進去志膠然醫術益好顧乃好
左氏司馬家言時言詩言文之詩又

益竒研究古六藝先王遺事而及史子
諸外家小說尤有之流淹覽該備無所
不遍以是自樂之迹滿俾人間抄少之
來以時 赤種侯好學深喜先生之
使改其業而儒焉數從 侯之弟也於
是余不佞如獲見先生于東都邸先生
憫余好學而孤貧聞而寡才劣而志果
時以爲余言所以爲學之方在見過典

吾進矣蓋余感先生之誼非一日也語
言之有志種之於吾藩實宗國支封之
所以不改今雖宗國廢二藩存吾祀社稷
歸然尚存兄弟之國不棄而先生又吾
藩之產余束髮而肄業則已急赤種爾
吾先生自獲見先生于東都邸辱知于
今十年餘先生之在東都也吾所以與
西肥秋子、羽及數氏之子、厚者南

青田集 卷一
紀劉子文舉、龜山崎子君脩、蘇稱相親
善、引三數公皆負一世名者。先生相與
下上之論，卓爾相許。其他諸名士，聞人
自東都而外，西京坂城及西諸若之國，
藉其交者，指不勝屈。亦皆無他高先生
誼者，而先生顧獨愛不佞如余者，不置
何也。豈非以余之感先生誼若此之久，
非一日故乎。先生嘗有慨於世，喟然歎

曰：嘻，北山之北，南山之南，古人之賢，獲
我心者，未五十一朝教仕。侯亦愈奇
其為人，不奪其志。於是乎先生超然為
聖世一逸民，令子大業襲其職為於武
藩中。嗚呼！是余嚮取謂後數千年與古
先生豈得非吾人哉。蓋道各道其正，意
吾道已不以一國與當年，豈不有天下
與來世者哉。古之賢人得其時，具駕說

青思齋集 後序
者猶謂伊尹為庖百里奚為虜此必先
合而干之也賢如二子猶且不能無
役身而涉世如此其汗也豈不得已乎
寧若從吾所好哉先生已超然為逸民而
聖世膺力方剛綽有前途而今而後
吾遊吾所畛域則所玩無故於其文
之不以新得乎蓋先生之為文以予觀
之辭贍而意暢力有餘而氣不竭王良

之御節以和鑿步驟馳騁唯意以余言
詩率多自得之致奕、今意磊砢有奇
氣儼然具一家體客歲大業奉命侍讀
具世子於東都邸也授經之暇語及
先生、平著述釐為若干卷將梓而行
於世乃謂予曰是我家君藉也予知家
君者請序予詎不可辭則書余之生
平嚮慕之一端徵焉余言因不能盡先

生之懿美。世之君子欲窺先生之道者。斯籍具是。若縣寓。豈唯云文與古為佳而已哉。余則於先生為人亦云。

明和丁亥夏四月 東都 岡思潛撰



靜思亭集跋

赤松國寧之河。病高。尚志也。形。體。乎。茅。屋。中。目。擊。道。存。不。自。去。邾。之。子。於。席。也。國。寧。為。人。質。直。少。情。坐。幅。間。口。見。肝。膽。積。心。不。設。町。畦。揚。於。文。藝。甄。探。人。物。

吾黨之士。或謂顏回之書。歷士
元子黃。國智有所善。亦欲以小
伎。与时爭。如角。殆散逸。男大業
稍集。而慨之。強付刷氏。轉也。得
而富目矣。其文委而。不任。雖池
騁。而家乎。不為曉刻之。古之

李由。其詩溫淳。神澹。雅格。莫身
唐。而神韻過之。夷考其集。大矣
乎。时軍。剝襲古法。剝擬雷回。穢
穠。除銜。摛他人之。殊膏。續。發
聲。卷时。流。而取。其。益。其。為。永。乎
其味之。其。好。其。子。之。言。其。國。學

嘗以文學子赤城。後抵經傳海。出入觀。錄其告。恐沃人。無不。亦後。一旦浩然。指把。無之志。諒。請。孩。子。而。得。何。擬。觀。四。方。可。謂。子。子。王。為。祿。利。不。入。於。心。矣。且也。督。力。方。到。其。志。在。壯。遊。第。

至也。只名山。大川。神秀之氣。江。海。風。雲。霧。露。皆。未。與。終。之。象。采。其。有。皆。法。所。運。來。憐。然。發。法。文。後。立。者。棧。於。海。口。一。掃。村。孝。之。風。去。禮。也。利。目。侯。之。大。第。身。如。守。整。奈。尔。學。淺。所。謂。是。父。是。

子者也。亦与余善。

備准 湯元祐



[Faint handwritten text in vertical columns]

大川良平著 續編嗣出

明和九年 壬辰
新鑄 静思亭藏

書肆 平安 唐本屋新右衛門
東都 須原屋茂兵衛

